



**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**

## **大寶積經**

(一百二十卷：第 106 卷至第 110 卷)

**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**

# 汇编说明

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，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经藏中，阅读佛经仿佛得预法会，亲聆圣音，是后人学习佛法最直接的途径，更是末法时代树立正知正见、防止误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，自然功德无量。能遍阅佛经或三藏，把一代圣教尽数熏入八识田中，直至成佛永为道种，是古今众多佛弟子的毕生心愿和梦想。

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《佛說長阿含經》。

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2018 电子版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（电子《大正藏》）第 1 冊 No. 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的《佛說長阿含經》（22 卷）为底本。本汇编只有一册。

CBETA 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）的简称，成立于 1998 年，免费提供电子佛典数据库供各界作非营利性使用，其发布的电子佛典数据库可以在网络上下载。

大众阅藏网，是一群正信佛子为倡导大众阅藏而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传播平台，祈愿在三宝的加持护念下，使读经阅藏能普及到广大信众中去。

宗旨：本佛宗经，闻思正见

理念：阅藏很重要，人人能做到，活动无中心，引导有僧宝。

目标：让阅藏流行起来！

大众阅藏经书汇编的第 1 辑免费申请，“大众阅藏”邮箱：

[yuezang@vip.163.com](mailto:yuezang@vip.163.com)。官网网址：<http://www.yuezang.org>；

大众閱藏網

二〇一八年十一月

## 佛经安置须知

1.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，不可随意扔放床上、座椅上等不净处。
2.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，可辗转流通，赠送其他道友，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。
3.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，不得低于腰部，不可挟腋下。
4.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，应以专用净布拭去。
5.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，有种种污秽行为。

## 读诵佛经须知

1.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，如来法身舍利，亦当作真佛看，不可作纸墨等看。礼诵持念，种种修持，皆当以诚敬为主。
2. 不可躺着看经书，以口水沾指翻经页，不可以污手触经。
3. 经书上不可涂写。不得一边散心杂话，一边看经书。
4. 中断不看时，应夹放纸条、书签做记号。不可折页、折角，或经书面朝下作“人”字形搁置。

##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

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：当净三业。若三业无亏，则百福俱集。三业者，身、口、意业也。

- (一) 端身正坐，如对圣容，则身业净也。
- (二) 口无杂言，断诸嬉笑，则口业净也。
- (三) 意不散乱，屏息万缘，则意业净也。

内心既寂，外境俱捐。方契悟于真源，庶研穷于法理，可谓水澄珠莹，云散月明。义海涌于胸襟，智岳凝于耳目。辄莫容易，实非小缘。心法双忘，自他俱利。若能如是，真报佛恩。

# 起诵仪

## 请佛发愿

稽首禮諸佛      及法比丘僧      我今為自利      亦利諸有情  
與諸善同修      正聞大藏經      傳承三聖學      令正法久住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
## 香赞

### (一遍)

炉香乍爇. 法界蒙薰. 诸佛海会悉遥闻.  
随处结祥云. 诚意方殷. 诸佛现全身.

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(三称)

## 开经偈

### (一遍)

无上甚深微妙法    百千万劫难遭遇  
我今见闻得受持    愿解如来真实义  
      讽诵经时    当愿众生：  
      顺佛所说    总持不忘.

(注：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)

#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六

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

## 阿闍世王子會第三十七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阿闍世王所愛之子名為師子，與其同友五百人俱，皆已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各持種種幢幡寶蓋，從王舍城往耆闍崛山，到如來所禮拜供養。於是王子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「唯願如來為我宣說諸菩薩行。」

爾時王子即說頌言：

「云何得端正？蓮花中化生？云何知宿命？願佛為宣說。」

爾時如來了達諸行究竟彼岸，隨問而答即說頌曰：

「忍辱得端正，施蓮花化生，法施知宿命，汝當如是解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得成就，三昧陀羅尼？凡有所發言，皆令人信受？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修心得三昧，忍獲陀羅尼，敬重於眾生，發言人信受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得正念？具足智慧生？如法而修行，堅固不可壞？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不諂得正念，巧觀智慧生，尊重所修行，護法心堅固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成妙相？具足三十二，八十隨形好，觀者樂無厭？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由施得諸相， 行慈獲隨好， 等心於眾生， 觀者無厭足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得梵音、迦陵頻伽聲？ 云何令世間，見者皆歡喜？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誠言獲梵音，迦陵由軟語，離綺言兩舌，見者皆歡喜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由何等業行，得生諸佛前，能請微妙義？ 唯願如來說。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於諸法施中，不曾為障礙，因此故恒得，值遇諸如來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離諸難，而生於善趣？ 云何世世中，性常無放逸？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淨信離諸難，持戒生善趣，由修習於空，所生無放逸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獲神通，及證宿命智，能永盡諸漏？ 諸願佛為開演。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施乘得神通，教授成宿命，捨離於二邊，由是盡諸漏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淨業成，魔網不能羈，而於世世中，為眾之所愛？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勝解成淨業，精進摧伏魔，如說而修行，所生令眾愛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得長壽，獲少病之身，感難壞眷屬？ 諸願牟尼宣說。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不害得長壽，除他憂少病，諍訟使和安，得難壞眷屬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得財富，資具無損減，於世世所生，成就大威德？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不嫉獲財富，無慳資具增，謙下成尊貴，有威德自在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獲大力，眾魔不能害，威勢常超勝？唯願人尊說。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恒施上味食，恐怖令安隱，由斯得大力，威勢常超勝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得成就，天眼及天耳？云何能了知，種種眾生心？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施燈感天眼，奉樂成天耳，遠離於二邊，故獲他心智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得淨土，及以眾圓滿，獲隨體圓光？功德海當說。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由願得淨土，忍力眾成就，施眾妙寶帳，得周遍圓光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所生處，菩提心不壞，乃至於夢中，亦無有忘失？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凡所遊行處，城邑聚落中，化眾趣菩提，菩提心不壞。」

王子又問：

「云何大牟尼，為眾之所愛，攝取一切法？唯願人尊說。」

世尊答曰：

「勝志樂具足，不退菩提心，由此攝諸法，為眾之所愛。」

爾時王子與諸大眾聞是偈已咸作是言：「如佛所說此諸妙行，我等從今盡當修學。」

是時如來即現微笑，放大光明遍照無量無邊世界。於是彌勒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現此微笑？願為宣說斷除疑惑。」

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善男子！此王子等五百同友，皆於往昔為求無上正等菩提，恭敬供養十那由他八十億諸佛。而我往在燃燈佛時，作婆羅門子成熟於彼。然彼諸人於未來世彌勒佛等諸世尊前，恒受化生親承供養。如是奉事十億如來滿三百劫，其最後佛號無邊智善學諸法。時無邊智佛知彼諸人心之欲樂，各隨所應為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同於安樂光嚴劫中成等正覺，皆號智慧幢相。此諸佛剎所有莊嚴，亦如西方無量壽國等無差別。善男子！若有眾生聞此所說而生信解，發願當成大菩提者，應知是人所獲功德，於三世中無有倫匹。善男子！若有人能六百劫中，恒以眾寶遍於諸剎奉施如來。若復有人聞是經典所生善根，比前功德，算數校計所不能及。」

說是法時，眾中八十億眾生一時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又此三千大千世界皆悉震動天雨妙花。

爾時王子與五百同友聞授記已，歡喜踊躍，咸作念言：「我等定當成無上覺。」於是王子及諸同侶，既興供養獲五神通，即於佛前種種變現，出家為道。

爾時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天人，所有趣向大菩提者，見彼王子與諸同友隨眾所樂示現神變，皆大歡喜咸作是言：「師子王子所問疑惑，如來法王悉為除斷。如是世尊不可思議，如來正法及能信受，乃至果報不可思議。如來功德無量無邊，於一切法靡不明達。為世導師度未度者，普能遍於十方世界，悉已了知三世諸法。誰有智者得聞如是生安樂處功德之聚，而不發起猛利信樂趣求菩提？」

佛說是經已，師子王子等五百同友，歡喜奉行。

## 大寶積經大乘方便會第三十八之一

東晉天竺居士竺難提譯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，與大比丘八千人俱，皆學無

學大聲聞眾。菩薩摩訶薩萬二千人，皆得神通眾所知識，得陀羅尼無礙辯才，得諸法忍，無量功德皆悉成就。

爾時如來從三昧起，無量百千萬億眾生恭敬圍遶而為說法。爾時眾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曰智勝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問一事，唯願聽許。若佛聽者乃敢諮詢。」

佛告智勝菩薩：「善男子！恣汝所問。當為汝說，斷汝所疑。」

爾時智勝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言方便，何等為菩薩方便？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？」

如是問已，佛讚智勝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。善男子！汝為諸菩薩摩訶薩故問方便義，多所利益多所安樂，愍念世間利益安樂諸天世人，為攝未來諸菩薩智慧及去來現在諸佛法故。善男子！當為汝說。諦聽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」智勝菩薩受教而聽。

「善男子！行方便菩薩，以一搏食給施一切眾生。何以故？行方便菩薩以一搏食施與，下至畜生，願求一切智，以是菩薩與一切眾生共之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是二因緣攝取一切眾生，所謂求一切智心及願方便。善男子！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」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若見行施之人生隨喜心，以此隨喜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方便菩薩亦願施者受者不離一切智心。假令受者是二乘人，亦願不離一切智心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」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若見十方世界中無主花樹及種種香，合集願以供養諸佛。若見十方世界中有主花香若香若葉，風所吹者一切合集，願以供養十方諸佛。以是善根若自為若為一切眾生具一切智心。以是善根因緣故，得無量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」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若見十方世界眾生受諸樂報，見已作如是念：『願一切眾生得一切智樂。』若見十方世界眾生

受諸苦報，為諸眾生懺悔諸罪作是大莊嚴：『如是眾生所受苦惱，我悉代受令彼得樂。以是善根願成一切智，除一切眾生苦惱。』以是因緣故，畢竟不受一切諸苦純受諸樂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若禮一佛恭敬供養尊重讚歎，作是念：『一切如來同一法界，一法身，一戒、一定、一慧、一解脫、一解脫知見。』作是念已，當知若禮一佛，恭敬供養尊重讚歎，即是禮拜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一切諸佛。若供養一佛，即是供養十方諸佛。如是供養十方佛已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若鈍根者不應自輕，乃至若能通利一四句偈，作是念：『若解一四句偈義，即知一切佛法。一切佛法皆攝在此一偈義中。』如是通達已心不懈怠，若至諸國城邑聚落，以慈悲心廣為人說，不求利養名聞讚歎，作如是願：『此四句偈願令他聞。以是善根因緣方便，願已令一切眾生多聞皆如阿難，及得如來辯。』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若生貧窮家，是菩薩乃至乞食，若得一擣食用施僧。若施一人不以為愧，應作是念：『如佛所說，心增廣大勝以財施。我財施雖少，以一切智心，願是善根成一切智，令諸眾生悉得寶手猶如如來。』以是緣故，具足施戒禪定福處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若見聲聞緣覺多得利養尊重讚歎，是菩薩自以二緣慰喻其心。何等為二？所謂因菩薩故有諸如來，因如來故有聲聞緣覺。如是思惟：『二乘之人雖得利養，我猶勝彼。彼所食者是我父物，云何於中而生希望？』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行施之時具六波羅蜜。何等為六？善男子！菩薩行方便時，若見乞兒除慳惜心，具足大施，是名檀波羅蜜。自持禁戒施持戒者，見破戒人勸令持戒，勸持戒已然後

給施，是名尸波羅蜜。自除瞋恚行於慈愍，心無穢濁利益眾生等心而施，是名羼提波羅蜜。若施飲食湯藥，即時具足身心精進，去來進止屈伸俯仰，是名毘梨耶波羅蜜。若行施已其心得定，歡喜悅預專念不亂，是名禪波羅蜜。如是施已分別諸法，施者是誰？誰為受者？誰受報者？如是觀已無有一法名為施者、若受施人及受報者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善男子！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具六波羅蜜。」

爾時智勝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曾有也。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即於施時以此施故攝一切佛法及諸眾生。」

佛告智勝菩薩：「善男子！如汝所說。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以方便力故雖行少施，所得福德無量無邊阿僧祇。」

佛復告智勝菩薩：「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雖至不退轉地，亦以方便而行於施，是名菩薩行於方便。善男子！有時惡知識教菩薩言：『汝何用久處生死？可於此身早入涅槃。』菩薩知已即應離之。『我如是大莊嚴教化一切眾生，是人為我作諸留難。若我不在生死中者，何能教化無量眾生？』」

智勝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眾生以妄想故犯四重罪。」

佛告智勝菩薩：「善男子！若出家菩薩以妄想故犯四重罪，行方便菩薩能盡除滅。我今亦說無有犯罪及受報者。」智勝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犯罪？」

佛告智勝菩薩：「善男子！菩薩雖行解脫戒，於百千劫中噉果食草，能忍眾生善惡之語。若與聲聞緣覺共思惟法，善男子！是名菩薩摩訶薩犯於重罪。善男子！如聲聞人犯於重禁，非即此身得入涅槃。善男子！菩薩如是不除聲聞緣覺共思惟法，不捨不悔者，終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若得佛法，無有是處。」

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入舍衛城次第乞食，見眾尊王菩薩與一女人同一床坐。」

阿難說是語已，即時大地六種震動。眾尊王菩薩於大眾中，上昇

虛空高七多羅樹，語阿難言：「尊者！何有犯罪能住空耶？阿難！可以此事問於世尊，云何罪法？云何非罪？」

爾時阿難憂愁向佛，右膝著地手執佛足：「世尊！我今悔過。如是大龍，我說犯罪。如是菩薩，我求其過。世尊！我今悔過，唯願聽許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覓其罪。阿難！汝聲聞人，於障處行寂滅定，無有留難斷一切結。阿難！行方便菩薩如是成就一切智心，雖在中宮妓女共相娛樂，不起魔事及諸留難，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阿難！行方便菩薩無有受如是眾生不以三寶勸化，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阿難！若學大乘善男子善女人不離一切智心，若見可意五欲，即便在中共相娛樂。阿難！汝應作是念：『如此菩薩即是能成如來根本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今諦聽諦聽。以何緣故，眾尊王菩薩摩訶薩與此女人同一床坐？阿難！彼女人者曾於過去五百世中，為眾尊王菩薩作婦。彼女人本習氣故，見眾尊王菩薩心生愛著繫縛不捨。此眾尊王菩薩威德端正持戒力故，見已歡喜踊躍在一獨處生如是心：『若眾尊王菩薩能與我共一床坐者，我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』阿難！爾時眾尊王菩薩知彼女人心之所念，如是知已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乞食，至彼女家即入其舍。尋時思惟如是法門：『若內地大、若外地大，是一地大。以地大心執女人手共一床坐，眾尊王菩薩即於坐上而說偈言：』

「『如來不讚歎，凡夫所行欲；離欲及貪愛，乃成天人師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時彼女人聞此偈已，心大歡喜踊躍無量，即從坐起向眾尊王菩薩接足敬禮，說是偈言：

「『我不貪愛欲，貪欲佛所呵。離欲及貪愛，乃成天人師。』」

「說是偈已作如是言：『我先所生惡欲之心，今當悔過。』即生善欲發菩提心，願欲利益一切眾生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眾尊王菩薩勸彼女人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，即從坐去。阿難！汝觀是女人專心福報。我今以正遍知記彼女人，於此命終得轉女身當成男子。於將來世九十九劫，供養百千無量阿僧祇諸佛，具足一切佛法，得成為佛，號無垢煩惱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。彼佛成道已，當是世時無有一人起不善心。阿難當知，行方便菩薩所攝眷屬，終不墮三惡道。」

爾時眾尊王菩薩從空中下，頂禮佛足。禮已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行於方便，若為一人起大悲心合集善法，若似犯罪、若實犯罪，於百千劫墮大地獄。世尊！此菩薩堪受諸惡及地獄苦，以此善根願不捨一人。」

爾時世尊讚眾尊王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。善男子！菩薩成就如是悲心，雖受五欲不犯重罪，離於諸罪及遠一切墮惡道業。善男子！我念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是數，時有梵志名曰樹提，於四十二億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。彼時梵志過是歲已，從林中出入極樂城，入彼城已見有一女。彼時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，即起欲心，尋趣梵志以手執足，即時躉地。善男子！爾時梵志告女人曰：

『姊何所求？』女曰：『我求梵志。』梵志言：『姊！我不行欲。』女曰：『若不從我，我今當死。』善男子！爾時樹提梵志如是思惟：『此非我法亦非我時。我於四十二億歲修淨梵行，云何於今而當毀壞？』彼時梵志強自頓挫得離七步，離七步已生哀愍心，如是思惟：『我雖犯戒墮於惡道，我能堪忍地獄之苦。我今不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，不令是人以我致死。』善男子！爾時梵志又如是思惟已，還至女所，以右手捉作如是言：『姊起，恣汝所欲。』善男子！爾時梵志於十二年中共為家室，過十二年已尋復出家，即時還具四無量心，具已命終生梵天中。善男子！汝勿有疑。爾時梵志即我身是，彼女人者今瞿夷是。善男子！我於

爾時為彼女欲暫起悲心，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。善男子！汝如是觀，若餘眾生由愛欲故墮於地獄，行方便菩薩由生梵天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。」

佛復告智勝菩薩：「善男子！若舍利弗、大目犍連等行方便者，不令瞿伽離墮於地獄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我念過去世鳩留孫佛時，有一比丘名曰無垢，在空林野止住窟中。去窟不遠有五仙人。當爾之時卒起大雲而降大雨，時有貧女道遇暴雨寒裸恐怖，即入無垢所住窟中。時雨既止，無垢比丘共此女人從窟而出。時五仙人見此事已心生荒穢，各相謂言：『無垢比丘心懷奸詭作不淨行。』時無垢比丘知彼仙人心之所念，即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。時五仙人見無垢比丘上昇虛空，見已復相謂言：『我等所見書記經論，若人作不淨行，不能如是飛昇虛空；若修淨行則能如是。』彼時仙人即向無垢五體投地合掌悔過，不敢覆藏。」

佛告智勝菩薩：「善男子！爾時無垢比丘若不作如是方便飛昇虛空者，此五仙人即此生身入於地獄。善男子，爾時比丘豈異人乎？即彌勒菩薩是。善男子！汝今當知，舍利弗、目犍連若作如是方便飛昇虛空者，瞿伽離比丘不墮地獄。善男子！汝今當知，如諸菩薩摩訶薩所行方便，聲聞緣覺之所無有。善男子！譬如姪女善知六十四態，為財寶故媚言誘他許許捨身，所重之物無所憚惜，後得彼物。得彼物已，驅逐令去不生悔心。善男子！行方便菩薩能知隨宜行於方便，如是教化一切眾生，隨其所欲而為現身，於所須物心無憚惜，乃至捨身為眾生故，愛樂善根不求果報。知諸眾生作善根已心無退轉，即於爾時心生捨離，所現五欲永無戀著。善男子！譬如黑蜂在畜生中，於一切花雖經香味，而於其中無依止想無所愛著，於花葉莖香不持而去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亦得如是，為化眾生處於五欲見法無常，不以常想而起於愛，又不自害亦不害他。

善男子！如小種子雖生於牙，然其本色無所虧損不生異物。善男子，如是空、無相、無作、無我智慧種子，菩薩雖有煩惱於五欲娛樂，不生三惡道牙，不損善根之色亦不退轉。善男子！譬如魚師以食塗網投之深淵，既滿所求即尋牽出。善男子！行方便菩薩亦復如是，以空、無相、無作、無我智慧勸修其心結以為網，一切智心以為塗食，雖投五欲污泥之中，如其所願牽出欲界，命終之後生於梵世。善男子！譬如有人善知呪術，為官所執被五繫縛，此人自以呪術力故即斷五縛隨願而去。善男子！如是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，雖處五欲共相娛樂，為化眾生如其所求，以一切智呪斷五欲縛生於梵世。善男子！譬如士夫善知戰法，藏一利刀衛送行人。而彼眾中無有一人能知此人密懷奇謀而反輕之，更生憐愍無敬重心，各相謂言：『彼人既無器仗亦無伴黨，此非健士復無勢力，自身不救何能濟人？此若壞賊無有是處。彼人必當受諸困厄。』時彼士夫遂至空澤，群賊俱發。爾時士夫牢自莊嚴，尋時即出所藏之刀，始一擲刀群賊喪命，諸賊既壞復還藏刀。善男子！行方便菩薩善藏智刀，而以方便處於五欲共相娛樂，為化眾生。聲聞見此方便菩薩處於五欲共相娛樂，不知方便故生濁心，或復憐愍謂為放逸：『如是之人尚不自度，況能救度一切眾生？若能壞魔無有是處。』爾時菩薩善用方便智慧之刀，如其所求斷諸煩惱盡令摧滅，以智慧刀至淨佛土，無諸女人乃至無有一念欲想。」

爾時有菩薩名曰愛作，入舍衛城次第乞食，漸漸遂至一長者家。長者有女名曰德增，住高樓上。彼時女人聞菩薩聲，尋持食出向愛作菩薩。女見菩薩取其形容相好音聲，欲心即起為欲所燒，即時命終骨節解散。愛作菩薩見德增女，亦起惡覺婬欲之心。于時愛作菩薩即自思惟：「云何彼法？法者為著。云何彼眼？何者此眼？眼性非知，但是肉團，不愛不知、不思不覺、無所分別、

其性本空。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。」薄皮厚皮、血肉脂肪、髮毛爪齒、骨髓筋脈，從足至頂如是觀已，若內若外無有一法而可愛著、若瞋若癡。於一切法如實觀，即離欲心得無生忍。得無生忍已，其心歡喜踊躍無量，即昇虛空高一多羅樹，遶舍衛城七匝。

爾時世尊見愛作菩薩飛騰虛空，猶如鵝王無所罣礙。佛見是已告阿難言：「阿難！汝見愛作菩薩飛騰虛空，猶如鵝王無所罣礙不？」阿難言：「唯然已見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愛作菩薩因起欲心推求諸法，即壞魔眾當轉法輪。」

時德增女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，轉于女身得成男子，自然處於七寶宮殿，縱廣正等十二由旬，有萬四千諸天嬌女以為侍衛。是德增天子得識宿命推先業行：「以何業緣而來生此？」如是思惟已，見舍衛城中作長者女，因見愛作菩薩生姪欲心，欲心熾盛即身命終，便轉女身得成男子。「我以是事得無量神力。」爾時德增天子如是思惟：「因起姪欲得如是報。今我於愛作菩薩心甚清淨禮敬供養。我今若住先受五欲，此非我宜。」如是思惟已，當詣如來并欲見於愛作菩薩禮敬供養。時德增天子與其眷屬，持天花香塗香末香，即於初夜來至佛所，自以光明普照祇洹，入觀世尊及見愛作，即以天花末香塗香供養於佛，頂禮佛足及愛作菩薩、一切大眾，右遶三匝，合掌向佛即說偈言：

「天人之尊，不可思議，菩薩所行，  
亦不可議。如來之法，不可思議，  
大名稱者，亦不可議。我昔舍衛，  
曾為童女，在長者家，名曰德增。  
其年幼少，顏貌端正，父母愛念，  
為作遮護。如來世尊，無有輕戲，

有子愛作， 有大威德。 入舍衛城，  
而行乞食， 漸到我父， 所止之舍。  
我時聞其， 好妙音聲， 心大歡喜，  
即持食出。 尋時向於， 行大心者，  
如來之子， 愛作菩薩。 見菩薩時，  
已在我心， 觀其淨妙， 心生染欲。  
我若不得， 內心所願， 便當即時，  
身命殞沒。 我於爾時， 口不能言，  
手所持食， 不能與之。 內心懷熱，  
而發婬欲， 是時身熱， 尋便命終。  
我時命終， 經一念頃， 尋得上生，  
三十三天。 離於最下， 女人之身，  
得成男子， 為人所讚。 勝妙宮殿，  
自然而出， 種種妙寶， 人之所珍。  
具足一萬， 四千嬌女， 如是眷屬，  
是我所有。 我以此緣， 尋觀宿命，  
而自思惟， 即知往因。 因發欲心，  
得如是報， 我以染心， 視於愛作，  
由見菩薩， 得喜光明。 我身所出，  
光明之焰， 因彼業緣， 得如是報。  
我終不願， 求於二乘， 所願之處，  
唯佛知之。 嫪欲之心， 得報尚爾，  
何況能作， 善心供養。 如我於今，  
向於世尊， 發如是願， 求一切智。

假使所行，劫如恒沙，終不退轉，  
於佛智慧。遇善知識，愛作菩薩，  
今我當以。真法供養，若餘供養，  
非為供養，唯發菩提，是真供養。  
行於菩提，最勝最尊。更不以欲，  
視諸女人，我願如是，離於女身。  
向諸佛說，四無所畏，我之父母，  
尋曉見我，身壞碎爛，悲號啼哭。  
父母謂之，比丘所為，稱怨啼哭，  
呵罵比丘。」佛之神力，令彼天子，  
至父母所，呵責諫喻：「於此比丘，  
勿生瞋恚，莫於長夜，受諸苦惱。  
德增女人，先命終已，即得上生，  
三十三天。離於女身，得成男子，  
為天人身，光明遠照。父母今當，  
詣世尊所，先不善心，今應悔過。  
若除如來，諸佛世尊，更無有人，  
可歸依者。」以無畏心，勸喻父母，  
即時父母，得聞佛名。尋共和合，  
至於釋迦，牟尼佛所。至佛所已，  
頭頂敬禮，二足之尊。「今者悔過，  
本瞋恚心；恭敬尊重，人中之尊。  
今者應問，如來自知。云何供養，  
佛法及僧？云何修習，行於善行？」

如是所問，願為說之，若得聞已，  
專心修行。」佛知父母，其心決定，  
天人之師，說如是言：「若欲供養，  
一切諸佛，專心堅固，發菩提心。」德增父母，及諸眷屬，其數具足，滿五百人。聞天人師，如是之言，發菩提心，而作大願，爾時佛告，賢者阿難：汝今善聽，我之所說。菩薩所行，不可思議，無上智慧，及以方便。愛作菩薩，數數發願，女人見我，若發欲心，尋時得離，於女人身，得成男子，為人所尊。阿難汝觀，德力如是，若犯非法，應墮惡道。健士行之，得壞魔眾，令彼生天，得為天人。今此天子，供養於我，其心恭敬，正向菩提。彼當供養，無量世尊，來世成佛，號曰善見。此五百人，向菩提者，亦當作佛，為天人師。佛有是德，誰不供養？是處深信，得無量樂。非一女人、非二非三，無量百千，那由他億，見於愛作，發婬欲心，尋即命終，得為男子。大醫藥王，有大名稱，如是菩薩，誰不尊敬？雖生欲心，更得快樂，況於菩薩，生恭敬心。」

## 大寶積經卷第

一百六

##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七

東晉天竺居士竺難提譯

### 大乘方便會第三十八之二

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須彌山，若諸雜色至其邊者同一金色。世尊！若有眾生至菩薩邊者，若瞋心、若淨心、若欲染心，如是一切悉皆同一薩婆若色。世尊！我從今日於諸菩薩生尊

重心如須彌山。世尊！如有藥王名曰悉見，若有瞋心及清淨心服此藥者皆得除愈，彼藥能除一切諸毒。世尊！菩薩亦如是，若有瞋心淨心至菩薩所者，菩薩悉能為除一切貪恚癡病。」

爾時世尊讚阿難言：「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說。」

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曾有也。菩薩摩訶薩最尊第一。若菩薩摩訶薩修諸禪定，修禪定已還入欲界教化眾生，雖行空無相無作用化眾生令成聲聞緣覺，以大慈悲自終不離薩婆若心。世尊！菩薩摩訶薩所行方便不可思議，如是雖受色聲香味觸縛，而於其中無所愛著。世尊！我今以樂說辯才說諸菩薩少分功德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恣汝所說。」

「世尊！譬如大餓空澤有大高牆至無色界，彼大餓空澤唯有一門，而此澤中多有眾生。去澤不遠有一大城，豐樂熾盛端嚴淨妙，若有眾生入彼城中無老病死。向城之道唯廣一尺，其路端直。彼澤眾中有一智人，聰利叡智欵然起心，以大慈悲欲利益安樂一切眾生。此人即於空澤之中高聲唱言：『諸人當知，去此不遠有一大城，豐樂熾盛端嚴淨妙，多有天人所居止處。若有眾生入彼城中，無老病死，亦能說離老病死法。仁等可來當共詣彼，我與諸人作大導師。』彼空澤中有下劣眾生，生慾望心欲得求解，作如是言：『若能令我住此澤中，我當受教；若欲令我出此澤者，則不能受。』有上眾生作如是言：『我當共汝至所去處。』此空澤中薄福眾生聞如是唱，聞已不信不隨智人。世尊！爾時智人從空澤出，四向顧望見有一道，唯廣一尺迫迮狹小，其道左右有大深坑深百千肘。其智慧人於道左右以板柂之，其人於此匍匐而進不視左右。怨賊在後隨而怖之，其人爾時亦不顧後，其心勇銳不生怖畏。漸得過已遂見彼城，既見城已心無怖畏。入城之後無老病死，亦大利益無量眾生，為說離老病死之法。世尊！大餓空澤者，是生死餓也。有大高牆至無色界者，

是無明有愛也。而此澤中多有眾生者，是一切生死凡夫人也。向城之道唯廣一尺者，一支道也。彼澤眾中有智人者，是菩薩摩訶薩也。下劣眾生慚望欲解於澤不動者，是聲聞緣覺也。有上眾生作如是言，我當共汝至所去處者，是餘菩薩也。薄福眾生聞不信者，是一切邪見外道及其弟子也。大空澤中出者，是勤修一切智心者也。一尺迮道者，是法性門也。其道左右有大深坑深百千肘者，是聲聞緣覺乘也。於道左右以板樞之者，智慧方便也。匍匐而進者，是菩薩以四攝法攝一切眾生也。怨賊在後而隨怖者，是魔及魔民、深起六十二見眾生並輕謗菩薩者也。不顧後者，是忍辱波羅蜜專心具足也。不視左右者，是不讚聲聞緣覺乘也。大城者，是一切智心也。漸得過已遂見彼城，既見城已心無怖畏者，是菩薩見佛及佛所行，一心敬佛智慧威德，善學般若波羅蜜，方便漸漸隨宜附近一切眾生無有疑難也。入城無老病死者，是菩薩利益無量眾生離老病死也。說法者，是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也。世尊！我今敬禮一切菩薩。」說是語已，十千人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爾時世尊讚摩訶迦葉言：「善哉善哉。汝能勸發諸菩薩摩訶薩，汝能成就無量功德。菩薩摩訶薩，若業能自害及以害他，終不為之；若有言說能自害害他，亦所不為。」

爾時德增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業若言能自害害他，一切菩薩所不為者，世尊！何故昔於迦葉佛時，行菩薩道餘一生在，作大梵志名曰樹提，作如是言：『菩提之道甚為難得。何有禿人能辦此事？我不欲見。』世尊爾時作如是言，有何等義？」

佛告德增菩薩：「善男子！汝於如來、菩薩莫生疑也。何以故？佛及菩薩成就不可思議方便，佛及菩薩住種種方便而教化眾生。善男子！汝今諦聽，善思念之。有經名『方便波羅蜜』，今當為汝說之。爾時菩薩從然燈佛來漸學方便，今亦當為汝少開示分別。」

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見然燈佛時即得無生法忍，從是已來無有錯謬、戲笑失念，無不定心、智慧不減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如其本願得無生忍七日之後，便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若欲百劫亦能得成。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故受一切有，隨所在處以智力故，隨其所求得畢所願，而後乃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以方便力，無量億劫住於世界，亦無憂愁為不厭離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所有禪定，若聲聞入者，身心不動，心便自謂入涅槃已。若菩薩入者，身心精進無有懈怠，以四攝法攝取眾生，大慈悲故以六波羅蜜教化眾生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」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如其本願處兜術天宮，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轉于法輪，非為不能。菩薩於兜術天上如是思惟：『閻浮提人不能至此兜術天上聽受法教，兜術天人能下閻浮提聽法。』是故菩薩捨兜術天，於閻浮提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」

「復次善男子！菩薩如其本願從兜術天來不入母胎，亦能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不入者，諸眾生或當生疑，作如是言：『是菩薩從何處來？若天、若龍、若鬼神、若乾闔婆、若變化作？』如是疑已不能聽法，不能修行斷諸煩惱。是故菩薩摩訶薩非不入母胎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善男子！勿謂菩薩實處母胎，生如是見。何以故？菩薩摩訶薩實不入母胎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入無垢定，不起此定從兜術天下，乃至坐於菩提樹下，兜術天人作如是念：『菩薩命終已，更不還此。』菩薩是時在兜術天實自不動，而現入胎、受於五欲、若生出家及以苦行。一切眾生以之為實，而於菩薩皆是變化。菩薩變化入胎、受欲、現自娛樂、出家苦行，悉是菩薩變化所為。何以故？菩薩爾時所行清淨更

不入胎，久以厭離故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身似白象示入母胎？善男子！於此三千大千世界菩薩最尊，成就白淨法故，現似白象入於母胎，更無天人鬼神能作如是入母胎者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處胎足滿十月然後乃出？善男子！有餘眾生或生是心：『若不滿十月，此童子身或不具足。』是故菩薩現處胎中滿足十月。從初入胎至滿十月，於其中間常有諸天來在母邊禮敬圍遶。是時諸天見菩薩身所處高樓，純以七寶莊嚴，非天所有。見是瑞已，有二萬四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從右脇入胎？善男子！或有眾生作如是疑，謂菩薩從父母精和合而生。為斷彼疑、欲現化生，故從脇入。既入脇已無有入處，而摩耶夫人昔來未曾得也如是身心快樂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空閑處生，非於家中及以城內？善男子！菩薩先來常樂空閑處、讚嘆空處、讚嘆山林閑靜之處，行於寂滅。菩薩若處家中生者，天、龍、鬼神、乾闥婆等，不持花香末香塗香、諸天百千無量伎樂而來供養。時迦毘羅城所有人民，其心荒迷放逸自高，不能供養菩薩。是故菩薩在空閑處生，不於城內及以家中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母仰攀絳賴叉樹枝而生菩薩？善男子！有情生疑，摩耶夫人生菩薩時受諸苦惱如餘女人。示彼眾生受快樂故，仰攀樹枝而生菩薩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以正念從右脇出，非餘身分？善男子！菩薩淨行於三千大千世界最尊最勝，不因女根住、不因女根出，是一生

菩薩示現如是，非餘梵行人，是故菩薩從右脇出。既出生已亦無出處，如前，後亦如是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以何緣故，菩薩初生時釋提桓因以寶衣承取，非餘天人？善男子？釋提桓因昔發此願：『菩薩若生，我當以寶衣承取。』以菩薩善根妙故，增益餘天信敬供養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生時即行七步，非六非八？善男子！必定菩薩有大神力勤精進大丈夫相欲示現眾生，餘人不能如是示現。若以七步益餘眾生者，菩薩行於六步；若以八步益餘眾生者，即行七步。是故菩薩無人扶持令行七步，非六非八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」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行七步已，唱如是言：『我於世界中最尊最勝，離老病死。』善男子！爾時眾中釋梵諸天及諸天子心懷憍慢，自言是世界中尊。彼諸天子傲慢自高心無恭敬，爾時菩薩作如是念：『彼諸天子有是慢心，以慢心故長夜墮在三惡道中。』是故菩薩說如是言：『我於世界最尊最勝，離老病死。』菩薩爾時唱如是言，其音遍聞三千大千世界。或有諸天，菩薩生時未來集者，聞此聲已皆悉來集。爾時欲色界天合掌恭敬向菩薩禮，各相謂言：『未曾有也。』是故菩薩行七步已作真實言：『我於世中最尊最勝，離老病死苦。』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」

「以何緣故，行七步已而便大笑？善男子！菩薩不為欲故笑、不為慢故笑、不為輕故笑。爾時菩薩如是思惟：『是諸眾生如本有欲恚癡及諸煩惱，今亦如是。我本已勸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我今已成，而彼眾生懈怠懶惰，故在生死苦惱海中未斷煩惱。如此眾生與我同時發菩提心，我今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而彼眾生懈怠懶惰，故在生死苦惱海中。是下劣眾生為利養故，不勤精進求一切智。是諸眾生今猶禮敬供養於我，我於爾時生大悲心，我今已滿所願。』以是因緣菩薩大笑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」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生時身體清淨先無垢穢，釋提桓因及梵天王洗浴菩薩？善男子！菩薩欲令釋梵諸天興供養故，亦以世法如初生嬰兒應洗浴故，是故菩薩雖身無垢而令釋梵洗浴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在空閑處時不即至道場而還入宮？善男子！欲令諸根具足故示處宮殿五欲自娛，然後捨四天下而行出家；復為欲化餘人令捨五欲，剃除鬚髮法服出家，故作是示現。是故菩薩復還入家，不於空閑之處即詣道場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適生七日，摩耶夫人尋便命終？善男子！此是摩耶夫人命根盡故，非菩薩咎也。菩薩先在兜術天時，以天眼觀摩耶夫人命根，滿十月已餘有七日在，爾時菩薩便從兜術天來。菩薩以方便知摩耶夫人命根欲盡故來下生，非菩薩咎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善學書論博奕射御軍策計謀種種伎藝？善男子！學世法故。菩薩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無有一事而不知者。若偈、若辭辯、若應辯、若呪術、若戲笑、若歌舞作樂、若工巧，菩薩生時已一切善知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納妃媛女眷屬？善男子！菩薩不以欲故。何以故？菩薩是離欲丈夫。爾時菩薩若不示現妻婦男女者，眾生當謂菩薩非是男子。眾生若作是疑，得無量罪。欲斷彼疑，故取釋種女，示現有羅睺羅。若人謂羅睺羅是父母和合生者，莫造斯觀。而羅睺羅天上命終來下入胎，非是父母和合故生。又羅睺羅有本願故，若有一生補處菩薩，我當為作子。瞿夷本於然燈佛時作如是言：『從今已後，願為此梵志乃至一生補處，常為我夫、我為其妻。』爾時菩薩即受七枝優鉢羅花已，作如是言：『我雖不受，今當滿此善女人願。』作是願已，不離七花善根，是故菩薩納以為妃。復次一生

菩薩成就示現處於宮殿妓女之中。爾時菩薩成就妙色，諸天供養成就出家，釋種女悉見如是眾事具足，其心專一作如是願發菩提心：『願我具足如是眾事。』是故菩薩為令瞿夷發此心故納以為妻。復次有大心眾生處在居家，五欲財寶、僮僕眷屬種種受已，菩薩為彼眾生令捨居家五欲財寶僮僕眷屬而行出家，故示是事。是故菩薩示處居家五欲財寶僮僕眷屬，捨而出家。眾生見已如是思惟：『菩薩所受五欲最妙無上，尚能捨之出家，何況我等而不出家？』復次菩薩所有妻婦男女，皆是本行菩薩道時以諸善法所可化者。此諸眾生亦作是願：『若以此菩薩乃至一生，常當為作妻子眷屬。』亦欲增益如是諸人白淨法故，是故菩薩處妻子眷屬。

「復次菩薩處宮殿者，為欲教化四萬二千妓女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亦令餘人不墮惡道，是故菩薩處在宮殿妻子眷屬。復次一切女人盡為欲火所燒，若見菩薩即離婬欲。復次菩薩變作諸身，顏貌脩短與本無異。彼諸女人與化菩薩共相娛樂，各各自謂與實菩薩共相娛樂，彼時菩薩常在禪定修安樂行。如化菩薩受於五欲無有欲想，真實菩薩亦復如是，從然燈佛來乃至一生已離婬欲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車匿捷陟本願亦復如是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在閻浮提樹下思惟？善男子！為欲教化七億諸天故。復次菩薩欲令父母知，菩薩必定剃除鬚髮法服出家。復次菩薩欲示現增益智慧，閻浮樹隨蔭菩薩，欲令眾生增益善根故，是故菩薩在閻浮樹下坐禪思惟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不以五欲自樂而出城遊觀？善男子！欲示現見老病死人故，令諸眷屬知菩薩畏老病死故出家學道，非為貢高損減眷屬故出家，欲利益眷屬故出家。菩薩見在家過患是故出家。而此菩薩為示一切眾生老病死苦，是故菩薩不樂五欲出城遊觀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夜半出家？善男子！欲示現利益眾生善根。菩薩隨所住處增益眾生善根，善男子！亦為白淨法故捨離五欲，不告眷屬而便出家。離諸歡樂終不離於白淨之法，是故菩薩夜半出家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以睡眠覆蓋宮人伎女然後出家？善男子！欲令出家之過悉在諸天故。有眷屬諸親或見菩薩出家便生瞋憤之心。若菩薩如是思惟：『是人有惡心於我，便當長夜受苦墮三惡道。』彼眷屬諸親作如是知，此是諸天以睡眠覆故，開門引道昇空而去，非菩薩過也。爾時諸人增益信心，於諸天所生不信心。是故菩薩見如是過，以睡眠覆蓋宮人伎女然後出家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遣車匿白馬及寶衣瓔珞而送還家？善男子！欲令眷屬知菩薩不貪在家名衣上服及諸寶瓔。復次菩薩如是觀，我今作如是學，亦令諸人學我捨諸所有，於佛法出家。諸人如是學已，遠離一切所愛之物，持四聖種行；唯不聽父母不放而得出家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以刀自下其髮？善男子！於三千大千世界中，無有天、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人非人能當近菩薩威德者，何況能與剃髮？復次菩薩示現欲令眾生深信，菩薩欲出家故自持刀下髮。復次菩薩為淨飯王故。爾時淨飯王生於惡心，自恃豪族傲慢而言：『誰剃我子髮，我當誅戮。』爾時淨飯王聞菩薩自持刀下髮，王聞是已惡心即滅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善男子！汝今善聽。以何緣故，菩薩苦行六年？善男子！非是菩薩宿業餘報受此苦也，欲令眾生於一切惡業報中能生患心歸向菩薩。復次善男子！昔迦葉佛時，菩薩爾時作如是言：『我不欲見此禿頭道人。何有禿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難得。』如此之

輩亦是菩薩示行方便。此所說者當知其義。以何緣故，菩薩作是龐惡之言？善男子！爾時迦葉佛出於世時，有婆羅門子名曰樹提。有親友五人皆是大婆羅門子，先學大乘。彼時五人久來親近惡知識故，失菩提心。善男子！彼時五人於迦葉佛時奉事外道不信佛法，解外道語不解佛語，解外道法不解佛法。彼時五人事外道師。彼師自言：

我是佛世尊，是一切智。我亦有菩提道。』爾時樹提梵志行於方便，欲誘引五人還成寶器故，欲轉彼五人外道邪心，以方便故至瓦師所，作如是言：『我今欲見禿頭道人。何有禿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難得。』善男子！說是語已復經少時，樹提梵志與彼五人在一屏處，爾時瓦師便至其所。至其所已，即向樹提梵志讚迦葉佛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復向樹提作如是言：『汝可與我共至佛所。』善男子！爾時樹提梵志如是思惟：『此五人者善根未熟。若我當讚迦葉佛非外道師者，而此五人心當生疑，若至佛所無有是處。』爾時樹提自護本願故、般若波羅蜜報行方便故，作如是言：

『我不欲見此禿頭道人。何有禿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難得。云何般若波羅蜜報菩薩行？般若波羅蜜無有菩提想、無有佛想，爾時不見佛、不見菩提，亦不於內見菩提、亦不於外見菩提、亦不於內外見菩提，如是悉知菩提空無有法。』爾時樹提知一切法無所有故，行於方便作如是言：『我不欲見禿頭道人。何有禿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難得。』善男子！復於異時，樹提梵志與彼五人至河水邊。爾時瓦師承佛神力，為化五人故復至其所，向樹提梵志作如是言：『汝可共我至於佛所，禮拜供養恭敬尊重讚歎。諸佛世尊出世甚難。』彼樹提梵志聞瓦師歎故不肯去，彼時瓦師尋前以手捉梵志髮，強牽將去向於佛所，彼時五人傾心隨逐樹提梵志遂至佛所。時國常法，若捉他髮，設其告官，捉者應死。爾時五人生邪見，見樹提梵志他捉其髮心傾隨逐。『彼如來法有何功德，乃令瓦師不

計死罪，捉樹提髮將至佛所，禮拜供養恭敬尊重讚歎？』爾時五人其心傾向至迦葉佛所。既得見佛，本願還發生信敬心。生信敬心已，即於佛前呵責樹提：『如是世尊有如是威德，如本聞已，何得心不信敬？』善男子！爾時五人見迦葉佛威德又聞辯才，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爾時迦葉佛見五人已得專心，為說菩薩藏不退轉輪陀羅尼金剛句無生法忍，次第而說。爾時五人即得無生法忍。善男子！我今已得具足佛智，彼時樹提梵志若當讚歎迦葉佛、不讚外道師，若彼五人到佛所者無有是處，況生信敬心耶。善男子！樹提梵志為化五人學菩薩乘，故以般若波羅蜜果報行於方便，作如是言：『我不欲見禿頭道人。何有禿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難得。』善男子！不退菩薩於佛無疑、於菩提無疑、於佛法無疑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復次菩薩為教化五人及自示業報，以業障故六年苦行，非如餘眾生不知不見。持戒沙門婆羅門故說如是惡言，若知若不知、若解若不解，彼諸眾生長夜受諸苦惱、不得利益墮三惡道。為彼眾生自現作業亦現受報，是故如來現受是報。菩薩無有一切障礙業報，以有眾生誹謗持戒沙門婆羅門，憂惱覆心不得解脫、不得道果。為除眾生憂惱心故，現受如是業報。彼諸眾生作如是念：『一生菩薩誹謗迦葉佛，而彼菩薩尚得解脫，況我不知而作惡言？是故我今當自悔過，一切惡業更不得作。』復次善男子！為調伏諸外道故六年苦行，非實業障礙。何以故？世間沙門婆羅門，日食一麻一米謂得清淨解脫。菩薩為調伏彼故，示現日食一麻一米。菩薩若食龐滌尚不能得聖道，何況清淨解脫？是故菩薩作如是言：『我不欲見禿頭道人。何有禿人能得菩提？菩提之道甚深難得。』是故菩薩以此緣故現六年苦行，為調伏五十二百千龐行諸天，及外道神仙、龐行菩薩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大寶積經卷第一百

#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八

東晉天竺居士竺難提譯

## 大乘方便會第三十八之三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食已得氣力充足至菩提樹，不以羸瘦至菩提樹？善男子！菩薩能不飲食身體羸異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況食麻米耶。爾時菩薩為愍當來眾生故，食此上妙食。何以故？眾生善根未熟，不噉飲食而欲求道，彼諸眾生飢渴苦故不能得智慧。若安樂行能得智慧，照明諸法非苦行也。是故菩薩示眾生行安樂行而得智慧，亦愍當來眾生故，欲令眾生效我食此妙食，是故食修舍佉尼食已，成三十七助菩提法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施食女人亦成就助菩提法。復次菩薩在一禪中生歡喜心，於百千劫不能住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從吉安天子求草敷座？善男子！過去諸佛敷解脫坐不以綺縵妙物，亦欲成就吉安天子助菩提法。爾時吉安與菩薩草已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！今我當與受記：『彼吉安天子於未來世當得成佛，號曰無垢如來、應、正遍知。』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菩薩坐菩提樹下，使惡魔波旬至菩提樹下，不欲令菩薩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善男子！魔本不能至菩提樹下。若我不召而能來此者，無有是處。善男子！爾時菩薩坐菩提樹下如是思惟：『於四天下誰為最尊第一？此四天下今為屬誰？』菩薩即知惡魔波旬欲界最尊。『今我與魔共鬪，魔若不如，一切欲界所有眾生悉皆不如。爾時當有諸天大眾和合而來到菩提樹下，到已必生信心。魔眾、天眾、諸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

睺羅伽，如是一切眾來遶菩提樹。彼諸眾等見菩薩師子遊戲，見已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或發菩薩心，或生信心，彼人乃至見菩薩因緣故盡得解脫。』善男子！菩薩如是思惟已，放眉間白毫相光，能令波旬宮殿黑闇。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光明照故普令大明，此光明中出如是聲：『彼釋種子出家學道，今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過魔境界勝出魔眾，減損當來一切魔眾。今彼菩薩與魔共戰。』善男子！爾時波旬聞是聲已，心大憂愁如箭入心。時魔波旬嚴四種兵滿三十六由旬，一切皆來圍菩提樹，欲為菩薩作大留難。爾時菩薩住大慈悲及大智慧，以智慧執金色之手而以拍地，拍已一切魔眾尋時散壞。魔眾壞已，八萬四千億天、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拘槃荼等如是大眾，見菩薩威德身體微妙容顏端嚴威力勇健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如來於七日七夜不捨結跏趺坐，仰觀菩提樹目不暫瞬？善男子！爾時有色界天行寂滅行，彼諸天等見如來結跏趺坐心生歡喜，生歡喜已如是思惟：『今我當求沙門瞿曇心何所依？』彼諸天人於七日七夜作是求已，不得如來一念依處。彼時諸天倍增喜悅，有三萬二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作如是願：『我等於未來世當得如是寂滅之行，仰觀菩提樹。』是故如來得成道已，於七日七夜結跏趺坐，仰觀菩提樹目不暫瞬。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如來本行菩薩道時修無量阿僧祇行願，諸一切眾生與解脫樂。何以方待梵王請然後說法？善男子！如來有如是知，多有天人歸依梵王、尊重梵王。彼諸眾生作如是知：『梵天王化生我等，世界最尊，若除梵王更無有能造世界者。』善男子！爾時如來如是知已—『今我當待梵王勸請。』若彼梵王一傾首者，諸可歸依梵王眾生悉皆歸依。當相謂言：『梵王勸請如來說法，非為不請。』善男子！如來有大威德故，梵王來至我所勸請說法轉於法輪。

善男子！若我不以神力令梵王請者，然彼梵王先無有心能來請佛。善男子！由諸眾生依梵王故，欲令眾生離於梵王，待其勸請，以梵王為證故。善男子！爾時梵王勸請如來轉於法輪，彼時六十八百千梵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作如是言：『此真是佛，於眾生中最尊最勝。』作如是願言：『我來世得成就如是智慧威德。』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善男子！我先於說示現眾生十業因緣，或是菩薩、或是如來，於此十中示現方便，唯有智者能知是義。善男子！不應生念，謂菩薩當有微細之罪。若菩薩成就如是微細不善之法坐於道場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如來成就一切善法、斷一切不善法，無有生死業報習氣，若有遺餘不斷滅者，無有是處，何況有障礙業報。善男子！若有眾生謂無業報不信業報，為是眾生示現業報因緣。如來實無業報，我是法王尚受業報，況餘眾生而不受耶？為彼眾生作如是示現，是故如來自現業緣。善男子！如來無有一切業障。譬如書師善學書論教諸幼童，隨諸幼童讚諸書章，非是書師於諸書章有障礙也。書師作如是念：『彼諸幼童當隨我學。』善男子！彼書師非為不達故作如是唱。善男子！如來亦復如是，於一切法善學已，如是說如是示，為餘眾生令行業清淨故。善男子！譬如大藥師，善能療治一切諸病。自無有病，見諸病人而於其前自服苦藥。諸病人見是藥師服苦藥已，然後效服，各得除病。善男子！如來亦復如是，自除一切煩惱病已，於一切法無有障礙，能示現一切法，以是不善業故得如是報。現如是緣，欲令眾生除一切身口意業障行於淨行。善男子！譬如長者子、若居士子，父母愛念與其乳母。時此乳母無有病痛，為嬰兒故自服苦藥，欲令乳得清淨。善男子！如來亦復如是，是一切世界之父，為教化不知業報眾生故，如來無病而為眾生示現作病，以是業故得如是報，以此業故得如是報。眾生聞已心生驚畏，除諸惡業

不作惡緣。」

佛復告智勝菩薩：「善男子！乃往過去世遇然燈佛，時有五百賈人為求珍寶入於大海。善男子！時賈人中有一惡人—多懷奸偽，常行惡業初無悔心，善知兵法恒為寇賊，奪他財物以為產業—狀如賈人，共諸賈人同載一船。時彼惡人如是思惟：『此諸賈人大得珍寶，我今當殺此諸賈人，取其珍寶還閻浮提。』如是思惟已欲殺諸人。善男子！爾時有人名曰大悲，於彼眾中作大導師。時彼導師於夜夢中，見海鬼神來作是言：『汝此眾中有一惡人，如是相貌，恒為寇賊劫他財物。彼人今生如是惡心：「我當殺此五百人已，取其財物還閻浮提。」若此惡人得遂本心殺五百人者，作大惡逆業。何以故？此五百人皆是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菩薩。若此惡人殺諸菩薩，以此業緣障礙罪故，一一菩薩從初發心乃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爾時惡人於其中間常在地獄。汝為導師可作方便，令彼惡人不墮地獄，彼五百菩薩亦復可得全其身命。』善男子！爾時大悲導師如是思惟：『作何方便令彼惡人不墮地獄，五百菩薩全其身命？』作如是思惟已，乃不向一人說是事也。爾時待風，餘有七日當還閻浮提。七日過已如是思惟：『更無方便，唯有除此一惡人者，爾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。』復作是念：『若我向餘人說，此五百人當生惡心。生惡心已殺此惡人，彼諸人等當墮惡道。』善男子！大悲導師如是思惟：『我今當自殺之。我以殺此人故，雖百千劫墮惡道中受地獄苦，我能忍之。不令惡人害五百菩薩，作此惡緣受地獄苦。』善男子！爾時大悲導師生哀愍心作是方便，吾護五百人故害此惡人。是時導師即以[矛\*(替-曰+貝)]牟刺殺惡人，令諸賈人安隱得還至閻浮提。

「善男子！汝勿有疑。爾時導師，則我身是也。五百賈人，此賢劫中五百菩薩是也，當於此劫中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！」

我於爾時行方便大悲故，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。時彼惡人命終之後，生善道天上。善男子！汝今當知，勿謂菩薩有如是障礙業報。而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，即時是菩薩方便力也。

「善男子！如來為一切眾生故而作是方便，示現佞性違羅刹。善男子！爾時佞性違羅刹刺如來足，善男子！佛神力故令刺入足。何以故？如來金剛之身無能壞者。善男子！昔舍衛城中有二十人，皆是最後邊身。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，各各思惟：『我當為作親友而至其舍，奪其命根，不向人說。』善男子！彼時二十最後身者，及二十怨家人，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。善男子！如來爾時為調伏是四十人故，於大眾中告大目犍連言：『今此地中出佞性  
違羅刹欲刺吾右足。』未至足之間，此佞性違羅刹即從地出長一肘。  
當出之時，目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。』  
佛告目連：『非汝所能。此佞性違羅刹今在此地，汝不能拔。』爾時  
目連以大神力前拔此刺，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，一切世界隨  
刺而舉，不能動刺乃至一毛。善男子！爾時如來以神通力上四天王，  
彼佞性違羅刹亦隨佛去。爾時如來復至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術天、  
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刺亦隨去；乃至梵天亦復如是。爾時如來從  
梵天還至閻浮提舍衛城中本所坐處，刺亦逐還至此地中豎向如來。  
爾時如來即以右手捉佞性違羅刹，左手安地右腳踏之，爾時三千大千  
世界皆大震動。時尊者阿難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合掌  
向佛而作是言：『世尊！往昔作何等業得如是報？』佛告阿難：  
『我過去世入大海中，持[矛\*(替-曰+貝)]刺人斷其命根。阿難！以  
此業緣得如是報。』善男子！我說是業緣已，彼時二十怨賊欲害二  
十人者作是思惟：『如來法王尚得如是惡業之報，況我等輩不受此  
報？』是二十人即從座起，頭面禮佛，作如是言：『我等今日向佛  
悔過，不敢覆藏。世尊！我先惡心欲害彼人，今重悔過不敢覆藏。』

爾時世尊為彼人故，說作業緣及盡業緣。時二十人聞是法已即得正解，及四萬人亦得正解。是故如來示法違羅刺刺足，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如來先無諸病，而從耆域藥王索優鉢羅花嗅之令下。善男子！爾時如來制解脫戒未久，時有五百比丘是最後身，常在餘諸林中修道。彼諸比丘得如是病，陳故之藥所不能治。彼諸比丘敬慎佛戒，不求餘藥不服餘藥。善男子！爾時如來如是思惟：

『作何方便聽服餘藥？若我聽者，彼諸比丘當求餘藥當服餘藥。何以故？若如來不聽者，後諸人輩當犯聖法。』是以如來行方便故，從耆域藥師求優鉢羅花嗅之令下。時淨居天即至彼比丘眾中作如是言：『大德！可求餘藥，莫守病而死。』比丘答言：『我等不敢違世尊教，我等不得自在，我等寧死不違佛教，我等不求盈長好藥。』如是說已，淨居天子語諸比丘言：『大德！如來法王求餘好藥、捨陳故藥。諸大德可求餘藥。』諸比丘聞語已，除去疑心更求餘藥，更服餘藥然後除病，除病已不過七日證阿羅漢果。善男子！若如來不求餘藥，彼諸比丘亦不求餘藥。若不求餘藥，能除諸病及斷諸結證於阿羅漢果者，無有是處。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如來入城乞食空鉢而出？善男子！如來無有業障，爾時如來矜愍護念當來比丘，或有比丘入於城邑聚落乞食，自無福德乞食不得。彼比丘當作是念：『如來世尊功德成就，入城乞食空鉢而出，何況我等善根微薄？我等不應以乞食不得而生憂惱熱。』是故如來示現入城乞食空鉢而出。善男子！汝若謂惡魔波旬能覆蔽城中長者婆羅門心故，乃至不與一搏食者，善男子！莫作斯觀。何以故？惡魔波旬不能斷絕如來食也。爾時佛神力故，令惡魔波旬覆蔽彼城中人，非是惡魔力之所能。我於爾時都無業障，為化彼眾生故，示現空鉢而出。爾時我及比丘僧不得食已，一切魔天及諸餘天作如是念：『佛及眾僧不得食已，頗有憂耶？』即於其夜見佛及僧，

乃至無有一念憂惱，心亦不高亦復不下，如前後亦如是。善男子！爾時有七千天子，傾向如來生信敬心。我於是時即為說法，於一切法得法眼淨。善男子！彼時婆羅門長者，其後不久又聞世尊有大威德，生渴仰心即至佛所，頭面作禮向佛悔過。彼時如來即為其說四聖諦法，一說法時有二萬人於一切法中得法眼淨。是故如來入城乞食空鉢而出，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旃遮婆羅門女以木杵繫腹誹謗如來，而作是言：『由沙門瞿曇令我妊身，應當與我衣被飲食。』善男子！如來於此事中都無業障。若有業障，我能擲此旃遮婆羅門女置恒河沙世界之外。如來以方便故現此業障，為化不知解眾生故。何以故？當來之世有諸比丘於我法中出家學道，爾時或為他人所謗，以是緣故心生慚愧，或不樂佛法捨戒還俗。彼諸比丘若被謗已當念如來，如來成就一切善法具大威德尚被誹謗，而況我等不被誹謗，思念是已則除慚愧，除慚愧已當得修習淨妙梵行。善男子！旃遮婆羅門女常為惡業所覆故性多不信，今此女身於佛法中不得調伏，常為惡業之所覆蔽，乃至夢中亦生誹謗，覺已心喜。此女人中命終當墮地獄。善男子！我能以餘方便除此女人諸不善業，令度生死能為作救。善男子！或時如來不救餘人。何以故？如來於一切眾生無有偏心，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諸婆羅門殺婆羅門女孫陀利，埋祇洹園塹中？善男子！如來是時知有是事，捨而不說。如來成就一切智心無有障礙，能以神力可令此刀不入女身。我於爾時知孫陀利女命根將盡必為他殺，以此方便令諸外道不善彰露墮不如處。如此諸事唯佛知之安住是事，令多眾生生清淨心增益善根。爾時如來七日不入舍衛大城。不入城已，爾時調伏六十億天過七日已，諸天世人集會共來至於我所。爾時如來為四眾說法，聞說法已有八萬四千人於諸法中得法眼

淨。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如來及僧在於婆羅門毘蘭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馬麥耶？善男子？我於昔時知此婆羅門，必捨初始請佛僧心不給飲食，而故往受請。何以故？為彼五百馬故。此五百馬於先世中，已學菩薩乘、已曾供養過去諸佛，近惡知識作惡業緣，惡業緣故墮畜生中。五百馬中有一大馬名曰日藏，是大菩薩。是日藏菩薩於過去世在人道中，已曾勸是五百小馬發菩提心，為欲度此五百馬故現生馬中。由大馬威德故，令五百馬自識宿命，本所失心而令還得。善男子！我愍彼五百菩薩墮馬中者，欲令得脫離於畜生，是故如來知故受請。善男子！是時五百馬減所食麥半持施僧，大馬半分奉施如來。爾時大馬為五百馬，以馬音聲而為說法亦教悔過：『今當禮佛及比丘僧。』說此事已復作是言：『汝等當以所食半分供養於僧。』爾時五百馬悔過已，於佛及僧生淨信心。過三月已，其後不久是五百馬命終生於兜術天上。彼五百天子即從天來至於佛所供養如來，爾時如來即為說法，聞說法已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彼時五百馬子善調伏其心，於將來世得辟支佛。彼日藏大馬於當來世供養無量諸佛，得成助菩提法，然後作佛，號曰善調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。善男子！無有世中上妙美味而如來不得。善男子！如來雖食草木土塊瓦礫，三千大千世界中無如是味似如來所食草木土塊瓦礫味者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如來大人得味中上味相，若如來以最龐食著口而已，其所得味勝天妙食。善男子！以是故知如來所食最是勝妙。善男子！爾時阿難心生憂惱：『轉輪聖王種出家學道，如下賤人食此馬麥。』我於爾時見阿難心。見阿難心已即與阿難一粒麥，語阿難言：『汝嘗此麥味為何如？』阿難嘗已生希有心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生王家長大王家，未曾得如是之味。』阿難食此麥已，七日七夜更不飲食無飢渴想。善男子！是故當知，是如來方便，非是業障。

善男子！有沙門婆羅門持戒如我受他請已，而知請主荒迷不能供給，或不肯住。以是緣故，如來已所許處現必就請，及欲示現業報緣故。善男子！當知如來常法，雖受他請不得供給，不令請主墮於惡道。善男子！若彼五百比丘共如來夏安居食馬麥者，有四百比丘多見淨故生貪欲心。彼諸比丘若食細食增益欲心、若食龜食心則不為貪欲所覆。彼諸比丘過三月已，離婬欲心證阿羅漢果。善男子！為調伏五百比丘、度五百菩薩故，如來以方便力受三月食馬麥，非是業報。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如來十五日說戒時，告長老迦葉：『我今背痛。汝今說七覺支法。』善男子！爾時有八千天子以聲聞法而自調伏，在彼眾中和合共坐。善男子！彼諸天子於過去世是大迦葉所教化者，於佛法僧而不放逸。彼諸天子數聞迦葉比丘說七覺法。善男子！此諸天子除迦葉比丘，若百千諸佛為其說法不能令解。爾時迦葉為諸天子廣說七覺法，諸天子從迦葉比丘聞七覺法已得法眼淨。善男子！若有眾生病苦纏身，不能得至於說法之處聽法恭敬。彼諸人等當作是念：『佛是法王，尚聽七覺法而得除病，何況我等不往聽法不恭敬法？』善男子！為調伏諸天除人苦患故，又示現敬重於法，是故如來作如是言：『迦葉！我今背痛。汝當說七覺法。何以故？尊重法故。』如來無有龜重四大之身，何況有病？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釋種破時，如來自言我頭痛耶？善男子！或有眾生作如是言：『世尊不能利益親族，亦不矜愍、不欲安隱，而出家已種族意斷不欲救護。』是諸眾生以不知故作如是言。善男子！如來於諸苦本已到其邊，如來知是眾生心所念故，坐舍耶樹下自言頭痛。善男子！吾於爾時尋向阿難說我頭痛。時有斷見三千天子，復有無量好殺生者，皆共集會。為彼斷見天子及好殺者，示現業障故作是言：『吾以眼見他殺生心隨喜故，今得頭痛。』說是法已，七

千人天皆得調伏。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以何緣故，頗羅墮婆羅門以五百種罵詈佛，如來聞已能忍？善男子！如來能以神力擲此婆羅門置餘世界，亦能以神力令婆羅門乃至不能出於一言罵詈之聲。善男子！時彼眾中多有人天，見如來能忍惡罵不說不答，生於捨心等心利益心堪忍心，前如後、後如前。爾時有四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如來見如是義，又頗羅墮婆羅門以五百種惡罵已，見佛世尊生於捨心。善男子！是婆羅門見如是已生信敬心！歸依佛法僧種解脫根。是名如來方便。

「善男子！提婆達多與菩薩世世共生一處，此輩亦是菩薩方便。何以故？我因提婆達多故具滿六波羅蜜，亦多利益無量眾生。云何知爾？善男子！爾時眾生快樂，不知行施不知受者。菩薩爾時欲教行布施，是時提婆達多起嫉妬心至菩薩所，求國城妻子及頭目手足。爾時菩薩歡喜施與。時有無量眾生見菩薩施心生歡喜信解布施，作如是言：『如菩薩施，我亦如是行於布施，願成菩薩。』善男子！提婆達多或見菩薩持戒清淨知己，欲破菩薩所持之戒。爾時菩薩不毀淨戒。時有無量眾生見菩薩持戒亦效持戒。菩薩持戒或為他人輕毀惡罵不生惡心，爾時具足羼提波羅蜜。有無量眾生見菩薩以忍調心，亦效菩薩行於忍辱。善男子！當知提婆達多大利益菩薩。善男子！如今提婆達多放大醉象欲害如來！亦於耆闍崛山推下大石！俱是如來方便示現非業報罪。何以故？由此方便利益無量眾生。

「善男子！如來總說十業因緣，皆是如來方便示現非是業報。何以故？眾生不知業因所得果報。為眾生故，如來示現如是業報，此業作已得如是報，彼業作已得如是報，作如是業得如是報。眾生聞已，作如是業離如是業，離不善業修習善業。善男子！今說方便已、示現方便已，此諸方便堅持祕藏，不應為下劣之人薄善根者說。何以故？此經非聲聞辟支佛之所行處，況下劣凡夫能信解耶。何以

故？此人不能學諸方便。所以者何？此方便經非其所用故，非餘瓦器所能受持，唯有菩薩於此方便法能說能學。善男子！譬如夜闇然大明燈，得見室中一切所有。善男子！菩薩聞如是諸方便已，即見一切菩薩所行之道，於此法中我所應學，於一切如來行及菩薩行已到彼岸，善行菩薩道者不以為難。善男子，我今當說，欲得菩提道諸善法者，所謂善男子善女人，聞過百千由旬有說此方便經處，當往彼聽。何以故？若菩薩聞此方便經已得光明行，一切法中除疑悔心。爾時四眾及諸人天成寶器者，說此經時悉聞悉知；非寶器者，雖在此會不聞不知，於此經中耳尚不聞，況能口說，非寶器故。是以如來說是法時不聞不知，不蒙佛神力故。」

說此經已，七萬二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云何奉持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經名為『方便波羅蜜』，亦名『轉方便品』，亦名『說方便調伏』，如是奉持。」

佛說是已，智勝菩薩心生歡喜，及學聲聞辟支佛乘、學菩薩乘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并諸天、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，聞說是已，讚言善哉善哉，今說大乘方便經竟。

大寶積經卷第一百

八

##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九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賢護長者會第三十九之一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王舍大城，住迦蘭陀長者竹園，與諸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，所作已辦不受後有，長老舍利弗為眾之首。時諸比丘圍遶世尊欲聽受法，身心調順無有睡眠。當於爾時，如來世尊面貌容色，猶如初日開敷蓮花，端嚴顯耀微笑熙怡。爾時彼諸比丘等作如是念：「今婆伽婆欲宣說何等法門，面相乃然如是光顯？」當於彼時有一最大巨富商主長者之子，名跋陀羅波梨（隋言賢護），與其一千眷屬圍遶，威力欲似震動大地，安詳徐步向世尊前。爾時賢護長者之子，宿福因緣受天果報，身體柔軟猶如初出新嫩花枝，詣於佛所。到佛所已，觀見如來最勝最妙容色，寂靜澄定功德藏身，猶如金樹光耀顯赫遍滿竹林。是時賢護即於佛所生淨信心，合十指掌作如是念：「於世間中得大名聞，此不虛說，謂言薩婆若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者，斯真實也。」爾時賢護即便低頭頂禮佛足，兩膝著地一心舉頭，諦視世尊目未曾瞬。如是瞻仰如來之時，其身儼然不傾不動。

爾時世尊見跋陀羅波梨長者，內心如是生渴仰已，如來即更身放妙光。而彼光明出照之時，其跋陀羅波梨長者即得無畏，從地而起遶佛三匝，復更頂禮佛世尊足。禮已長跪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哀愍於我，唯願世尊教示於我。大聖世尊！我於佛邊信心未久，是故世尊但當為我隨逐現事說一法門。我今渴仰欲聞諸法，以生死中煩惱所逼、多有疑惑心恒分別，以是義故唯願世尊慈悲憐愍，為我說法令我決疑。大聖世尊！我無正知故有迷惑，不知出離生老病死煩惱海津。唯大聖尊是一切智，世間希有猶如意珠，能與一切眾生諸樂令成就故。又復世尊猶如父母，為令一切諸眾生等得善果報，即是根本。」

爾時世尊告跋陀羅波梨長者作如是言：「跋陀羅波梨！若有疑者，今恣汝問，我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蒙佛印可，內懷歡喜欲問心疑，即便起立却住一面。住一面已，其身威光圓滿具足。

爾時長老阿難比丘既見彼已，即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此長者子跋陀羅波梨，身光德力勝諸王威，殊妙絕群端正可愛，於世間內獨無

有雙。」

爾時世尊告阿難言：「長老阿難！汝今欲聞此跋陀羅波梨長者家中所有眾樂事乎？乃至具足說其受於快樂果報，雖復忉利帝釋天王猶不能及，況復人間此閻浮提能得及者，無有是處。唯除一人，長者童子名蘇摩浮帝（隋言真月）。」

爾時阿難即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此跋陀羅婆梨長者家宅之中有何殊勝，世尊乃爾稱譽？」

爾時佛告長老阿難：「汝當至心諦聽諦受。是長者子所有資財善根廣大，我今為汝次第宣說。阿難！是長者子，凡有六萬最大商主恒隨其後，彼諸商主各有無量奇異財寶種種富饒。其跋陀羅波梨家內，恒常鋪設六萬上妙六合床榻，雜色被褥以覆其上，復以真緋雜色繒綵用為倚枕，持來兩邊雜色妙衣嬌奢耶等，一一之處皆有四具，又火浣布及以龕紵。諸是四方土地所出種種衣服眾雜異物，皆悉具足莊嚴其家。彼之衣裳悉皆柔軟，猶如手掌清潔光潤。其宅處處周遍皆懸真珠瓔珞以為校飾。復有六萬妓女，端正殊絕身體柔軟細滑，閑於戲笑善巧語言，姿態艷美承接人意，瞋恚見之自然歡喜、憂感遇者便生欣慰，調謔音詞開心悅目，並皆孝順瞻仰己夫婦禮具足，於餘男子遠離欲心。或復有時自知慚愧羞恥，合掌低眉曲躬恭敬，專向其夫無復餘顧。或復有時各各為其夫婿別憐愛故，心生妬嫉爭鬭相嫌，皺眉蹙頰猶如深鉤，假此為戲實無妬心。手爪纖長指節圓傭，踝腕細密以欲醉身，妖冶顧盼行步庠序進止逶迤。髮彩紺青細潤柔軟，巧為結梳能驚惑人，在於如是等諸妓女之中或侍或憑。彼諸妓女皆專奉夫，清淨名聞處處流布。然此妓女種姓最大，處其家中亦好名聞，並堪匹偶大家為嫡婦。有如是種種等莊嚴，長者賢護家中不可稱量宅甚寬曠。又其長者欲食之時，則有六萬雜種羹臘飯食微妙香美，猶若天厨無有異也。其飯悉是糠糧，色味充盈具八功德，隨意進噉入口便銷，食已隨順無所妨礙，果報感致稱心自然。又復食已身體光鮮無諸臭穢。又其長者家內復有

六萬輦輿，各以種種珍奇莊嚴，真珠間錯上下正等，悉有妙衣以覆其上，又以香花各各布散。水灑於地無有塵埃清淨潤澤。又其家內復有種種最上音聲，手打指彈及以氣吹，其響微妙鳴亮入神，歌曲正得猶白鵠聲心所樂聞，如此微妙莊嚴其家。又其家內園林樹木扶疎茂盛，花卉交加紅紫鮮潔。其樹林間復有諸鳥，各各出好音聲，其音和雅猶如天宮、約須彌山眾寶合成、龍窟無異。又然種種燈明，其燈光明無風動搖，處處洞徹朗夜赫奕與晝不殊。又復其家所住國界有六萬城，其城各有街巷相當，樓櫓却敵悉皆具足。彼城處處諸國商人往來聚集，種種形狀、種種語言，種種珍奇眾雜寶貨共相貿易填咽城市，百千萬眾不可勝計。又彼諸城周匝四邊，園圃雜樹數百千種，花果繁茂枝葉扶疎，蜂眾競來採其香味。又彼諸城多有象馬及諸車乘。

「阿難！彼諸城內所有大富長者居士商主及以商人，恒常一心皆共稱嘆跋陀羅波梨所有功德，合十指掌頂禮讚詠，況彼名聞心皆願樂欲得覩見。又其國主波斯匿王，見跋陀羅波梨長者資財富饒形勢福德，自身卑遜猶如貧人羨其財寶。

「阿難！其彼真月長者童子，每一食時即有千種珍味，晨昏左右所須自然。又有五千妓女圍遶承奉以為娛樂。阿難！是真月長者童子所受快樂，比天帝釋已勝千倍，匹於跋陀羅波梨形貌顏色庫藏資財受樂果報，百倍不及其一。

「復次阿難！是跋陀羅波梨長者有一妙車名為奪意，奇巧精麗人間所無。而此車中有天寶座。其車純以天諸雜寶雕飾間錯，彼諸天寶馬瑙金剛真珠珍貝，光明顯曜如虛空星，莊嚴如是。其車行時迅疾如風。阿難！跋陀羅波梨意欲至於海內採珍寶時，坐彼車中如意即至，受快樂已若欲還家應念便至。」

爾時阿難頂禮佛足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此跋陀羅波梨長者往昔造何等善根，今世乃爾受斯果報？」

爾時世尊告阿難言：「長老阿難！汝欲知者應當諦聽。此之因緣

皆由過去於諸佛邊種殖善根，今得如是勝上果報。阿難！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，名曰樂光多陀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。阿難！爾時此跋陀羅波梨長者於彼佛邊作聲聞僧，名為法髻，持戒不完多有毀缺，而善宣說諸佛教法開示未聞。是大法師，一聞總持修多羅藏亦持律藏，為諸眾生常說法要，博識辯聰義味甚深，音聲朗徹令人樂聞，得聽法者心生歡喜，永即不復墮諸惡道。阿難！彼以如是法施因緣，九十一劫恒生天人端正富貴。阿難！是長者子所得妙車因緣報者，我更為汝次第解說。阿難！是跋陀羅波梨長者於彼樂光佛世作法師時，見諸梵行持戒比丘羸瘦頓乏力弱無堪，凡有所須悉皆布施，復造鞋襪靴履等物歡喜施與。藉此功德，今感妙車如意果報。

「復次阿難！往昔有佛，號曰迦葉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。爾時彼佛告長者言：『於未來世有佛，名曰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彼佛世尊當授汝記。』阿難！此跋陀羅波梨長者，我須教之令其生解。」

爾時阿難重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此長者子如是富饒多蓄財產，而性柔和不生貢高，在於五欲不染其心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今當知，凡是智者，不以資財及諸五欲心生憍傲。阿難！此長者予以妙法因，多受種種無盡福報。」

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蒙佛許可欲問所疑，即便一心在於佛前，長跪合掌而白佛言：「大慈世尊攝受一切眾生、哀愍眾生。我今心中有疑欲問，唯願世尊為我解說使得斷疑。」

爾時佛告跋陀羅波梨長者子言：「跋陀羅波梨！汝心有疑欲斷除者，今正是時。恣汝所問，我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眾生等知有神識，而是神識猶如寶篋未開之時，不知其中是何等寶。世尊！此之神識相貌云何？復何因緣名為神識？世尊！云何人死無手腳眼，命終之時諸根欲滅諸大欲分，而此神識云何從此身中而得移出？世尊！而此神識復

云何色？復云何體？從於身中云何得離？此識云何捨於此身成就別身？云何捨此諸大諸入向於後世，云何成就各各別身？世尊！人今既死，未來諸入云何隨順？云何此世作諸善根，於未來世受於果報？既是此世諸入陰等造作善根，其人云何更復於後別諸陰中受其果報？云何此識彼處得身？云何諸入體隨彼處？」

爾時世尊讚長者言：「善哉善哉。跋陀羅波梨！如是如是，如汝所問。汝今至心諦聽諦受，我當為汝說神識去來移滅。跋陀羅波梨！猶如風大，雖無形色不可觀見，然由因緣而現形色。現形色者其義云何？譬如風吹動諸樹木，發起山壁水崖觸已作聲，以冷熱因緣所生是故能受，然彼風體不可得見。手足目等亦復如是不可得見，於諸色上增益勝處，或黑或白。跋陀羅波梨！如是如是，此神識界亦復如是，不可以色得見，亦不至色體，但以所入行作體而現色。此識界亦復然。當須知云何於彼處此識界得名受觸法界耶？復云何此識界捨此身已後受愛觸等？譬如風界能移香氣，故知此花香從風吹來。而其風界實不持花香而來，亦非無風而花香能來。彼香無色，彼風亦無色，其彼聞香根亦無色。跋陀羅波梨！如是如是，彼死人識欲移，持觸受等及諸界已，有於彼世以父母和合故然後可知有識，其識有故即知有受有觸和合而成。猶如勝人識強勝故有香根，香根勝故有勝香。復有二身勝故有二事勝可見，二事勝者所謂色觸。其風多故花香亦多，如是如是，以識大故受亦大，受大故識亦大，識大故諸界亦大，然知此善此惡也。譬如畫師既善成就板，隨欲出向作即能為，善意解故隨色能作。然彼畫師若無色不可現色，如是如是，此識成就六色身，所謂因眼見色所有識智，因眼見色者實無有色，因耳聞聲者亦無色，因鼻聞香者亦無色，因舌知味者亦無色，因身覺觸者彼觸亦無色，因意有諸大者彼亦無色，所有知者亦無色，當知彼境界內亦無有色。如是次第此識當知皆亦無色，當應如是觀。而汝問此識云何捨此身至於彼世者，跋陀羅波梨！夫命終時此識以業持故，此業及命盡時，譬如入寂滅三昧人有

識身體，此識身體滅已，然後入寂滅內住。如是如是，此識於死人邊捨身及以諸大，捨已唯有念力，如是知我是彼某甲。凡人捨身之時，有二種觸正念。何等為二？一者正念，二者觸。而彼人命終之時，於身有觸二受：一身受，二念受。死後念有觸。

「復次汝問識者何義？然有子能生牙，從智生識即名為念，是故智及子故名為識。然後還受於觸，苦樂智知故名為識。後復受善惡，亦能知善惡境界故名為識。猶如從子生牙，其身成就故名為識。」

「復次跋陀羅波梨！汝又問言此識云何捨身已移向彼者，譬如鏡中照現身形，又如泥團模內鑄出身形，又復如日出時能滅諸暗。其日沒已還復生暗，然而彼暗無有常定，非無常定之處，然彼暗無色無受不可見。如是此識生身已，如暗離明身生亦然。其人不見此識，然識受此身。譬如婦人受胎，然不知此我懷胎為男為女、或黑或白、或諸根具以不具、或手足正等。以不然彼在胎之者，或以熱食觸故覺已即動。如是如是，此識來去伸縮共眼開閉，昔所造諸業故，所有境界即笑語言等。諸有所生得色身內住識，然諸眾生不知我身內所住識有何體。跋陀羅波梨！此識善成就故，流至於一切諸有，然諸有不染著。跋陀羅波梨！諸有及識六根境界，是六界處有四大處、有五陰處。跋陀羅波梨！如是識等境界汝當知。跋陀羅波梨！譬如木人以一機關作一切諸事，走跳現種種諸伎。跋陀羅波梨！於汝意云何？彼木人有何因緣作如是事？」

跋陀羅波梨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所問非我境界，我無智能答。」

佛復言：「跋陀羅波梨！彼者由巧智慧力作種種事。而彼巧業無有色，以智所生。如是如是，此身人由識巧故生，而此種種身由識所作。此識造身故生，而此識無有可盡。猶法界修熏故，往昔諸身憶念意成就。猶如日光，此識應須當見。譬如日光照於穢濁臭惡諸尸，亦不為其所染，而其臭穢不離日光所生。如是如是，此識欲初生在糞穢所食諸不淨，又在猪狗等腹內受胎，然彼識不為臭穢所染。」

「復次跋陀羅波梨！此識捨身已，隨善惡所行。此義何也？此識捨此身體即受彼罪福。譬如風界從山首出至於瞻婆林，因觸故受微妙香，至臭穢之處、或至諸尸臭處，跋陀羅波梨！彼風隨至多處而取多氣，至彼即多。猶如彼風界將彼香氣過，而彼風界無有色，及彼香亦無色。如是如是，此識捨身已將善惡而移，如是次第而去。彼識欲移，猶如睡夢人知一切諸物有，身不移本處。如是如是，有福亦生。欲移識時，猶如夢見諸事，然此識不從咽喉出，亦不從諸孔出，其識出時亦復不求諸孔。」

爾時跋陀羅波梨頂禮佛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或雞卵鵝卵在[穀-禾+卵]內，其[穀-禾+卵]無孔，云何知識別而[穀-禾+卵]不破？其識云何移徙？」

佛告跋陀羅波梨：「譬如以瞻婆等諸花熏烏麻，善熟然後壓取油，而言此是瞻婆等花油。如彼香不破壞烏麻而香氣移徙，彼香不著烏麻，因麻及花共和合故香氣相著，然彼香氣不從麻子邊求孔然後入，因彼二故其香移徙。如是如是，此識不破壞卵[穀-禾+卵]。妙香移徙，此識轉移亦復如是，汝當如是知。」

「復次此識不移徙，猶如日火摩尼寶等光明，應如是見。復次此識移徙，猶如種子所至地方種子，而彼種子擲置地內，生牙莖葉花果子，或白或赤或黑，各有自味力成熟。而彼地界是一水火風大亦然。如是如是，此識有一法界，一切諸有中成就身然後生，或黑或白或赤等色、或本性剛強、或本性調柔。」

「復次跋陀羅波梨！命終之時，此神識捨身已，成後身種子因，欲作手足等體。而當時未有身分，而彼捨地分取法界分，而彼諸界共念和合。然彼念以信敬力故，法界念和合，取識不離識，而法界可見，亦不離法界識有因。然彼識風為助，自餘法界皆為微妙，所謂念界受界法界色界。」

爾時跋陀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識云何有色？」

佛告跋陀羅波梨：「凡有二種色：一者內，二者外。言內色者何？所謂眼也。外者是色。若有眼識彼名內色；耳內聲外，鼻內香外，舌內味外，身內觸外，意內法外。跋陀羅波梨！譬如生盲之人夜睡眠中，夢見種種天妙諸色最勝最上，而彼人見已生最勝喜樂。睡眠覺已便即不見，及至天曉而向他說：『諸人輩！聽我昨夜眠中夢也。我見最妙最上端正婦女之形，復見丈夫百千數眾，復見園林。此中彼處我皆夢見。或有人身體柔軟，手足端嚴臂膊脩長，身體纖細腰跨正等。』而彼生盲夢中所見諸人，身體形容及莊嚴瓔珞皆悉具說。爾時彼生盲人如是所說形體，生識不見。於汝意云何？彼生盲之人睡眠所夢，云何得見？」

跋陀羅波梨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唯願為我解說此事，云何得見？」

佛告跋陀羅波梨：「跋陀羅波梨！汝當知以內眼因智力，彼生盲人在夢中見，非實眼見。跋陀羅波梨！如夢中人見色少時正念其死，人見內色亦復如是。復次跋陀羅波梨！更為汝解。其死人神識如種子移。譬如種子散於地上受取四大，如是此識受正念已、受受已、受善及不善已、捨身已然後移。」

跋陀羅波梨復問世尊：「云何此識受善及不善識然後移？」

佛告跋陀羅波梨：「譬如蓮花色摩尼寶隨色影變，若置黑影形即變黑，若置白中即變為白，隨其影形所在之處，彼摩尼寶即同其色，所安置處隨其地分色即隨變。如是此識受善及惡而即移去，亦復如是。」

爾時跋陀羅波梨復問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神識何體而現？」

佛告跋陀羅波梨：「此神識無形，無聚處、無積貯處，畢竟不可得、不可得言。此神識有生有滅有惱，亦不可言。跋陀羅波梨！」

譬如從子生牙，亦不可得爛子生牙，亦非壞子生牙，而彼好子乃生牙成就。跋陀羅波梨！於汝意云何？彼子牙住何處？或在莖、或在葉、或在根，為彼子在樹枝？如是如是，此識於身體無處倚住，不在眼、不在耳、不在鼻，乃至亦不在意。猶如從子生牙，所生子牙者以取受為本，彼處取故即便受胎，受胎已即有觸，如生牙已依時即有枝葉花，有枝葉花即有子。如是如是，此識先成就身體，身體成就已其神識無處可住，亦不離神識有身。如彼種子從樹熟已然後有子，非生果有子。如是如是，此身命終之時，從身體中此神識顯現以受和合，以愛相縛以念相執，善攀緣和合、或非善攀緣和合，以風界相持，智熏逐業緣，父母和合，然後此識顯現。跋陀羅波梨！譬如善成就好明鏡見面形，非無其面得見面形，亦非無明鏡可有面形。如明鏡及面兩緣和合得有面形，而其面形無有色，亦無受亦無有識，但隨身轉動其鏡內形亦轉動，如身言語移徙轉動申縮俯仰，隨所作者，其鏡內面形亦作如是事相顯現。跋陀羅波梨！於汝意云何？其面形因何事故而現形鏡中？」

跋陀羅波梨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因人身體故現彼鏡中如是形，隨其身色面亦有如是色，彼形亦如是色，或諸根具足或不具足，彼面形於明鏡中亦復如是現其形相。」

「跋陀羅波梨！如彼明鏡成就面形，以有身故彼明鏡中現形。如是此身因識有受有取有識有諸行思念成就身體。言彼明鏡者，彼緣父母和合。當知如身滅已無有識形。如彼明鏡現面形已，又清水中更見面形。如此識捨此身形已，至於彼復受餘諸陰。譬如尼拘陀樹子或優曇婆羅等諸樹子雖復細小，而能生極大樹枝。生大樹枝已，捨彼形復更餘處生。而彼子界捨樹形已，隨時乾枯無復本味。其本味滅已，彼樹便即乾枯萎悴。如是此識微細無定色形，生諸身已更復捨，更成就前別體。猶如大麥小麥烏麻小粒大粒等子，隨所地方散處，於彼

地方即便著根。如是如是，此識所有眾生身內移於彼處，即有取有受而住，或受福或受罪，從此世移至彼世。猶如蜜蜂見其味於花內，取其味香而捨其花更移別花，或捨惡花移至好花。坐花上已，樂著彼花取彼香味。如是如是，此神識以多善根，或受天身。受天身已，以惡果故或復受地獄、畜生、餓鬼等身，受已復受別身。而此神識云何須觀？譬如欝金香子、或紅藍花子、或分陀利花子，其體本隨分色不定，而彼子內不可見牙亦無定色。而彼子入地得水潤澤即便生牙，有牙已然後生花。而彼色不可以子得見，亦不離子有牙及色。如是如是，此識捨此身已欲成彼身，彼肉團內未有諸根，何況諸入。既無諸根及入，豈可有天眼天耳及香味觸？體得有知理豈可知。我於彼時作如是諸業，我過去如是身體，但因識而受。譬如蠶虫以自身口出於絲縷作繭，纏繞其身於中即死。如是如是，此識自生身已還自造業，猶如蠶虫出絲纏繞，即自滅身移向於彼。譬如蓮花生於水中即有妙色香味，而彼花內無水正體而可得見。彼花滅已，所有地方置子於中，即有色香所住。如是如是，此識所移之處，諸根境界無共移者，受亦無移；其所移者唯有法界。譬如如意珠隨所至之處，有須之物即隨念得。猶如日天光明，自隨逐日而行，日所至處光亦至彼。如是如是，此神識所移至處，受想法界等相隨不離。

「復次！此識捨身已取一切諸有。聚集取已，無肉無骨來就後身。彼取色身有及諸觸等事，以天眼觀見善惡受取。譬如小棗千年棗、菴摩羅果、迦毘陀等，果成就時各有一味，或苦或酢、或甘或酸，等諸六味。而彼諸果熟已，在所地方其味在內，子移彼處各自有味。如是如是，此識子所移之處，彼自有觸隨福及無福，以有及念自隨而移。

「復次！此識捨身時作如是念：『如我今捨此身故，名此念識。為識知善業不善業，知此業隨我而行，知我隨此業而行。』如是等

知，故名為識。

「復次！此身知造一切諸業，故名為識。猶如風界，或時冷、或時熱，或時隨臭有氣、或時因香有氣，故知為風。如是此識體無有色，以取因色故、或欲取因故、或見取因故、或持戒求報取因故，乃至有受，受因故受身體色成就，故言為識。」

爾時彼眾中有一長者童子，名曰蘇摩浮祇（音多尼反，隋言真月），從座而起，合十指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其色云何須觀？取云何須觀？欲取云何須觀？見取云何須觀？戒取云何須觀？」

佛告真月：「凡有智者欲知汝所問，當如是知。真月！若有善色、若有非善色，從肉團時須觀筋血、脈及氣脈、髑髏縫腦、大腸小腸、肺心肝腎、脾膽諸藏、脂[月\*冊]髓血、痰陰涕唾、不淨臭穢非常可畏。毛髮鬚鬢皮膚裹覆聚集，聚已所有諸色皆為四大所成。四大者，取色以成身，故名取色。蘇摩祇！彼身以父母和合成牢韁者，彼即是地大。所有稀軟者，彼名為水大。所有煖成熟者，彼名為火大。所有搖動屈伸者，彼名為風大。所有知者，彼名聲香味觸等界。所念知者，故名為識。」

爾時蘇摩浮祇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死時捨彼色界？云何彼識從彼身出？云何彼身捨已作如是知，此是我身？」

佛報真月言：「真月！受此身正住之時，身業既盡捨於諸大。譬如以乳和水以火煎煮，以得熱氣乳水各別，而彼乳所有脂膩味彼無有色。真月！如是如是，死人身別，諸大亦有別，神識亦有別。然彼識取諸大及取法界已，以法界熏念，取善及惡至於來世。譬如摩訶迦良那藥蘇（隋言大真藥蘇），取種種藥味力煎，其內或有辛或有苦、或有醋或有鹹、或有淡或有甜，取諸味已入體成熟。色香等味取已，彼蘇體捨移而成藥味。此識亦復如是，捨身已取善及惡及取法界，此識移去。言彼蘇味體者，即以喻身。言彼諸藥和合聚集

者，喻彼諸根。言諸藥色香味觸者，喻識移去故言識。諸味將去者，即是識移。應當如是觀。言人色別異者，或善色或惡色。或入體大真藥蘇熟消，即是喻善業。當如是觀。若言因彼大真蘇食已出瘞黃色，即是喻不善業。當如是觀。如大摩訶迦良那藥蘇寶者，如是此識。應當觀如摩訶迦良那藥蘇取諸藥色味，取已成大真藥蘇，而彼蘇無有手足及諸根，但取彼味。如是如是，此識捨身已及捨諸界，唯取法界。取受已，取善及惡而去。真月！彼人捨身已，於來世得正念得天念，或見六欲諸天，或見十六大地獄，或見身體諸根具足。彼於爾時作如是知，此是我身也。彼人命終之時，彼念見種種相，或見微妙輦輿、或見微妙園林。其園林內有種種樹木，新生蓊鬱可愛，或有妙池，或見種種成就諸事。彼見如是等諸相，心生歡喜。生歡喜已，安隱如法取命終，而彼人神識猶如乘馬。應當如是觀。言乘馬者，譬如有人在戰場內，身著好牢鎧甲，善持馬控轡速疾驅騎。如是此識，著攀緣鎧甲善果報，速疾乘出入息捨諸界諸入等。捨已取後生諸梵天，乃至阿迦膩吒等天微妙之處。」

大寶積經卷第一

百九

##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### 賢護長者會第三十九之二

爾時會中有月實勝上童真，從座而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見色因？云何見欲因？云何見見因？云何見戒取因？」

佛告月實：「智見智境，愚見愚境。智者見諸殊麗美色，了知穢惡，唯是肉段、筋骨膿血、大脈小脈、大腸小腸、[月\*冊]液腦膜、腎心脾膽、肝肺肚胃、生藏熟藏、黃淡涕唾、髮鬚毛爪、大小便利，薄皮裹之，不淨污露、可畏可惡。凡所有色皆四大生，是為色因。月實！如父母生身，身之堅韌為地大，流潤為水大，暖熱為火大，飄動為風大，有所覺知念及聲香味觸等界斯皆為識。」

月實童真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將死之時，云何識捨於身？云何識遷於身？云何識知今捨此身？」

佛告月實：「眾生隨業獲報，識流相續持身不絕。期畢報終，識棄捨身隨業遭受。譬如水乳和煎，以火熱力，乳水及膩各各分散。如是月實！眾生命盡，以業力故，形骸與識及諸入界各各分散；識為所依，以取法界及法界念并善惡業，遭受他報。月實！譬如大吉善蘇，以眾良藥味力熟功和合為之。大吉善蘇棄凡蘇性，持良藥力，辛苦酸鹹澁甘六味以資人身，便與人身作色香味。識棄此身，持善惡業及法果等，遭受餘報亦復如是。月實！蘇質如身，諸藥和合為大吉善。如諸法諸根和合為業，眾藥味觸資成於蘇。如業資識，服大吉善悅澤充盛光色美好安隱無患，如善資識獲諸樂報。服蘇違法，顏容變惡慘無血氣色死土白，如惡資識獲諸苦報。月實！吉善寶蘇無手足眼，能取良藥色香味力。識亦如是，取法界受及諸善業，棄此身界受於中陰，得天妙念，見六欲天，十六地獄，見己之身手足端嚴諸根麗美，見所棄屍，云此是我前生之身。復見高勝妙相天宮，種種莊嚴花果卉木，藤蔓蒙覆光明赫麗，如新鍊金眾寶鉢飾。彼見此已心大歡喜，因大喜愛識便託之。此善業人捨身受身安樂無苦，如乘馬者棄一乘一。譬如壯士武略備具，見敵兵至著堅甲冑，乘策驥駿所去無畏。識資善根棄出入息捨界入身，遭受勝樂亦復如是，自梵身天爰至有頂，生於其中。」

爾時會中大藥王子，從座而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識捨於身作何色像？」佛言：「善哉善哉。大藥！汝今所問是大甚深佛之境界，唯除如來更無能了。」於是賢護勝上童真白佛言：「大藥王子所問甚深，其智微妙敏利明決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此大藥王子已於毘婆尸佛所植諸善根，曾於五百生中生外道家。為外道時常思識義。識者云何？云何為識？於五百生不能決了識之去來，莫知由緒。我於今日為破疑網，令得開解。」

於是賢護勝上童真謂大藥王子言：「善哉善哉。仁今所問微妙甚深。月實之間其義淺狹猶如瓊兒，心遊外境而不知內。正法希聞，諸佛難遇，佛圓廣智無測深慧，至妙之理應專啟請。」

時大藥王子見佛熙怡，顏容舒悅如秋蓮開，踊躍歡喜，一心合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愛深法渴仰深法，常恐如來入般涅槃不聞正法，而於末濁眾生之中愚無所知、不識善惡，於善不善、熟與不熟不能覺了，迷惑輪轉生死苦趣。」

佛告大藥王子：「如來正法難遇難得。我於往昔為半伽他，登山自墜棄捨身命，為求正法經歷無量百千萬億種種苦難。大藥！汝所希望，皆恣汝問，我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唯然奉教。世尊！識相云何？願垂開示。」

佛告大藥：「如人影像現之於水，此像不可執持，非有無辨，如芻洛迦形、如渴愛像。」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渴愛？」

佛言：「如人對可意色，眼根趣之，名為渴愛。猶持明鏡視己面像，若去於鏡面像不現。識之遷運亦復如是，善惡業形與識色像皆不可見。如生盲人，日出日沒晝夜明闇皆悉不知。識莫能見亦復如是，身中渴愛受想與念皆不可見。身之諸大諸入諸陰，彼皆是識。諸有色體，眼耳鼻舌及身、色聲香味觸等，并無色體受苦樂心，皆亦

是識。大藥！如人舌得食物，知甜苦辛酸鹹澁等，六味皆辨。舌與食物俱有形色，而味無形。又因身骨髓肉血覺知諸受，骨等有形受無形色。知識福非福果亦復如是。」

時賢護勝上童真禮佛雙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可知福非福耶？」

佛言：「善聽。非未見諦而能見識。識不可視，非如掌中阿摩勒果，識不在於眼等之中。若識在於眼等之中，剖破眼等應當見識。賢護！恒沙諸佛見識無色，我亦如是見識無色。識非凡愚之所能見，但以譬喻而開顯耳。賢護！欲知識之罪福，汝今當聽。譬如有人為諸天神或乾闥婆等及塞建陀等鬼神所著，賢護！於意云何？其為天等鬼神所著，其著之體求於身中，可得見不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天等鬼神所著，其著之體無色無形，身內外求皆不可見。」

「賢護！其為福勝諸大天神之所著者，即須好香花燒眾名香，香美飲食清淨安置，祭解供具咸須香潔。如是此識為福資者，便獲尊貴安樂之果，或為人王、或為輔相、或豪望貴重、或財富自在、或為諸長、或作大商主、或得天身受天勝果，由識為福資身獲樂報。如彼福勝天神所著，得勝妙花香美飲食便即歡喜，病者安隱。今得尊貴豪富自在，當知皆是由福資識身獲樂果。賢護！其為富丹那等下惡鬼神之所著者，便愛糞垢腐敗涕唾諸不淨物，以此祭解，歡喜病愈。其人以鬼神力，隨鬼神欲，愛樂不淨臭朽糞穢。識以罪資亦復如是，或生貧窮、或生餓鬼及諸食穢畜生之中種種惡趣，由罪資識身獲苦果。賢護！勝上天神其著之體，無質無形，而受種種香潔供養。識福無形，受勝樂報亦復如是。富丹那等下惡鬼神為彼著者，便受不淨穢惡飲食。識資罪業，獲識苦報亦復如是。賢護當知，識無形質，如天等鬼神所著之體，供具飲食所獲好惡，如資罪福得苦樂報。」

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見欲因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互因生欲，猶如鑽燧兩木互因，加之人功而有火生。如是因識及因男女色聲香味觸等而有欲生。譬如因花生果，花中無果果生花滅。如是因身顯識，循身求識識不可見。識業果生身便謝滅，身骨髓等不淨諸物咸悉銷散。又如種子，持將來果味色香觸遷植而生。識棄此身，持善惡業受想作意受來生報，亦復如是。又如男女愛欲歡會分離而去。識身和合戀結愛著味玩慳惜，報盡分離隨業受報，父母因緣中陰對之，以業力生識獲身果。愛情及業俱無形質，欲色相因而生於欲，是為欲因。」

「大藥！云何見戒取因？戒謂師所制戒，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等行。取謂執取是戒，作如是見：因是持戒，當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。以是因故獲於勝有，謂受人天等身。斯皆是有漏善非無漏善，無漏之善無陰熟果。今此戒取是有漏種，植之於識報善惡業。識不淳淨，煩惱因故受熱惱苦，是為見戒取因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識取天身乃至取地獄身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識與法界持微妙視，非肉眼所依以為見因。此微妙視與福境合，見於天宮欲樂嬉戲，見已歡喜識便繫著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當往彼。』染愛戀念而為有因。見已故身臥棄屍所，作如是念：『此屍是我大善知識，由其積集諸善業故，令我今者獲於天報。』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於屍既有愛重，何不託止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譬如剪棄鬚髮，雖見烏光香澤，寧可更植於身令重生不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已棄鬚髮，不可重植於身令其更

生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。大藥！已棄之屍，識亦不可重託受報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冥寘玄微，無質可取、無狀可尋，云何能持象等大身眾生？縱身堅固猶若金剛，而能貫入壯夫之身，力敵九象而能持之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譬如風大無質無形，止於幽谷或竅隙中，其出暴猛，或摧倒須彌碎為塵粉。大藥！須彌風大色相云何？」大藥白佛言：「風大微妙，無質無形。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風大微妙，無質無形。識亦如是，妙無形質，大身小身咸悉能持，或受蚊身、或受象身。譬如明燈，其焰微妙置之於室，隨室大小眾闇咸除。識亦如是，隨諸業因任持大小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業相性，彼復云何？以何因緣而得顯現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生諸天宮，食天妙饌安寧快樂，斯皆業果之所致也。如人渴乏巡遊曠野，一得清涼美水，一無所得受渴乏苦。得冷水者無人持與，受渴乏者亦無遮障不許與水，各以業因受苦樂報。大藥！應當以是見善惡業，如空中月白黑二分，又如生果由火大增熟便色異。如是此身，由福增故生勝族家，資產豐盈金寶溢滿勝相顯盛，或生諸天宮快樂自在，斯皆善業福相顯現。譬如種子植之於地，果現樹首。然其種子不從枝入枝而至樹首，剖析樹身亦不見子，無人持子置於枝上，樹成根固求種不見。如是諸善惡業咸依於身，求之於身亦不見業。如因種有花、種中無花，因花有果、花中無果，花果增進，增進不見。因身有業、因業有身，身中無業、業中無身，亦復如是。如花熟落其果乃現，身熟謝殞業果方出。如有種子，花果之因具有。如是有身，善惡業因備在彼業，無形亦無熟相。如人身影無質無礙，不可執持不

繫著人，進止往來隨人運動，亦不見影從身而出。業身亦爾，有身有業而不見業，繫著於身亦不離身，而能有業。如辛苦澁殊味諸藥，能滌淨身除一切病，令身充悅顏色光澤。人見之者，知服良藥，藥味可取熟功無形，視不可見、執不可得，而能資人膚容色澤。業無形質能資於身，亦復如是。善業資者，飲食衣服內外諸資豐饒美麗，手足端正形容姝好，屋宅華侈，摩尼金銀眾寶盈積，安寧快樂歡娛適意，當知此為善業之相。生於下賤邊地貧窮，資用闕乏希羨他樂，飲食龐惡或不得食，形容弊陋所止卑下，當知此為惡業之相。猶如明鏡鑒面好醜，鏡像無質取不可得。如是識資善不善業，生人天中、或生地獄畜生等中。大藥、應當如是見業與識和合遷化。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微識能持諸根、能取大身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譬如獵者入於山林，持弓毒箭而射香象。箭毒霑血毒運象身，支體既廢根境同喪，毒流要害身色青赤。猶如淤血毒殺象已便即遷化。於意云何？毒與象身多少大小可得比不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毒與象身多少大小，其量懸殊不可為對，猶如須彌比之芥子。」

「大藥！如是識棄此身以取諸根、棄此諸界隨業遷化，亦復如是。」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微細之識任持大身而不疲倦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須彌山王高八萬四千由旬，難陀、烏波難陀二大龍王各遶三匝，二龍大息搖振須彌，內海中水咸變成毒。此二龍王長大力壯，和修吉龍、德叉迦龍二大龍王亦與之等。於意云何？四龍王識與蚊蚋識寧有異不？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！四龍蚊蚋其識無異。」

「大藥！如一小涕跋錯那婆入四龍口，四龍便死。於意云何？小涕藥毒、龍口中毒，何毒為大？」大藥白佛言：「龍口毒大，小

滯藥毒甚為微少。」

「大藥！大眾生力敵九象，微妙之識無色無形非分別量，隨業任持亦復如是。如尼瞿陀子極微細，種之生樹，婆娑廣大枝條百千。於意云何？其子與樹大小類不？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！其子與樹大小相懸，如藕絲孔比虛空界。」

「如是大藥！樹於子中求不可得，若不因子樹則不生。微細尼瞿陀子能生大樹，微細之識能生大身，識中求身身不可得，若除於識身則無有。」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云何金剛堅固不可壞識，止於危脆速朽身內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譬如貧人得如意寶，以寶力故，高宇彫樹妙麗宮室，園林鬱茂花果敷榮，象馬妓侍資用樂具自然而至。其人於後失如意寶，眾資樂具咸悉銷滅。如意神寶堅固貞牢，縱千金剛不能毀壞，所生資用虛假無常速散速滅。識亦如是堅固不壞，所生之身速朽速滅。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！柔妙之識云何穿入龜鞭色中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水體至柔，激流懸泉能穿山石。於意云何？水石之質鞭軟如何？」大藥言：「世尊！石質堅鞭猶若金剛，水質柔軟為諸樂觸。」

「大藥！識亦如是至妙至柔，能穿剛鞭大身之色遷入受報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眾生捨身，云何生諸天中？乃至云何生於地獄等中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眾生臨終之時，福業資者，棄本之視得天妙視，以天妙視見六欲天，爰及六趣見身搖動，見天宮殿及歡喜園雜花園等。又見諸天處蓮花殿，麗妓侍繞笑謔嬉戲，眾花飾耳服嬌奢耶，臂印環釧種種莊嚴，花常開敷眾具備設。見天天女心便染戀，歡喜適意

姿顏舒悅，面若蓮花視不錯亂，鼻不虧曲，口氣不臭，目色明鮮如青蓮葉，身諸節際無有苦痛，眼耳鼻口又無血出，不失大小便利，不毛驚孔現，掌不死黃，甲不青黑，手足不亂亦不捲縮，好相顯現。見虛空中有高大殿，彩柱百千彫麗列布垂諸鈴網，和風吹拂清音悅美，種種香花莊嚴寶殿，諸天童子眾寶嚴身遊戲殿內。見已歡喜，微笑齒現如君圖花，自不張開亦不合閉，語音和潤身不極冷亦不極熱，親屬圍遶亦不憂苦。日初出時當捨其壽，所見明白無諸黑闇，異香芬馥四方而至。見佛尊儀歡喜敬重，見已親愛歡喜離詞，猶如暫行使即旋返，安慰親知不令憂惱。有流法爾生必當死，勿以分別而生苦惱。大藥！善業之人臨命終時好樂布施，種種伽他、種種頌歎、種種明因、重重稱說正法之教，如睡不睡安隱捨壽。將捨壽時，天父天母同止一座，天母手中自然花出。天母見花顧謂天父：『甚為福吉希奇勝果。天今當知，子慶之歡時將不久。』天母遂以兩手搖弄其花，弄花之時命便終盡。無相之識棄捨諸根，持諸境業棄捨諸界，持諸界事遭受異報，猶如乘馬棄一乘一、如日愛引光、如木生火、又如月影現澄清水，識資善業遭受天報，如脈風移速託花內。天父天母同座視之，甘露欲風吹花七日，寶璫嚴身曜動炫煥，天童朗潔現天母手。』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無形之識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？云何有形止因緣內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如木和合相觸生火。此火木中求不可得，若除於木亦不得火，因緣和合而生於火，因緣不具火即不生。木等之中尋火色相竟不可見，然咸見火從木中出。如是大藥！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身，有形身中求識不得，離有形身亦無有識。大藥！如火未出火相不現，亦無暖觸諸相皆無。如是大藥！若未有身，識受想行皆悉不現。大藥！如見日輪光明照曜，而諸凡夫不見日體，是黑是白黃白黃赤皆不能知，但以照熱光明出沒循還諸作用事而知有日。識亦

如是，以諸作用而知有識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為識作用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受覺想行思憂苦惱，此為識之作用。復有善不善業熏習為種，作用顯識。」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識離於身便速受身？識捨故身新身未受，當爾之時識作何相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如有丈夫長臂勇健著堅甲冑，馬疾如風乘以入陣，干戈既交心亂墜馬，武藝捷疾還即跳上。識棄於身速即受身，亦復如是。又如怯人，見敵怖懼乘馬退走。識資善業見天父母同座而坐，速託生彼亦復如是。大藥！如汝所問，識棄故身新身未受，當爾之時識作何相？大藥！譬如人影現於水中無質可取，手足面目及諸形狀與人不異，體質事業影中皆無，無冷無熱及與諸觸，亦無疲乏肉段諸大，無言聲身聲苦樂之聲。識棄故身新身未受，相亦如是，大藥！是資善業生諸天者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識生地獄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行惡業者入於地獄。汝當諦聽。大藥！此中眾生積不善根，命終之時作如是念：『我今於此身死，棄捨父母親知所愛甚大憂苦。』見諸地獄及見己身應合入者，見足在上頭倒向下，又見一處地純是血。見此血已心有味著，緣味著心便生地獄，腐敗惡水臭穢因力識託其中。譬如糞穢臭處臭酪臭酒，諸臭因力蟲生其中。入地獄者託臭物生亦復如是。」

賢護勝上童真合掌白佛言：「地獄眾生作何色相？身復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其愛血地生地獄者，遍身血光身如血色。生湯隍者，身如黑雲。生乳湯河者，身點斑雜作種種色，體極軟脆，猶如貴樂攬孩之身。其身長大過八肘量，鬚髮身毛並長垂曳，手足面目虧曲不全，閻浮提人遙見便死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地獄眾生以何為食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地獄眾生食無少樂，惶懼馳走，遙見鎔銅赤汁意謂是血，眾奔趣之。又有聲呼：『諸有飢者可速來食。』便走向彼，至已而住以手承口，獄卒以熱銅汁寫手掬中逼之令飲。銅汁入腹，骨節爆裂舉身火起。大藥！地獄眾生所食之物，唯增苦痛無少安樂。地獄眾生苦痛如是，識不捨之亦不毀壞，身如骨聚識止不離，非業報盡苦身不捨。飢渴苦逼便見園林，花果敷榮廣博翠茂。見已喜笑互相謂言：『此園翠茂清風涼美。』眾急入園須臾暫樂，樹葉花果咸成刀劍斬截罪者，或中破身分為兩段，或大叫呼四面馳走。獄卒群起執金剛棒、或執鐵棒鐵斧鐵杖，齧脣瞋怒身出火焰，斫棒罪者遮不令出。斯皆已業見如是事。獄卒隨罪者後，語罪者云：『汝何處去？汝可住此勿復東西。欲何逃竄？今此園者汝業莊嚴，可得離不？』如是大藥！地獄眾生受種種苦，七日而死還生地獄，以業力故如遊蜂採花還歸本處。罪業眾生應入地獄，初死之時見死使來繫項驅逼，身心大苦入大黑闇，如被劫賊執捉將去，作如是言：『訶訶禍哉苦哉。我今棄閻浮提種種愛好親屬知友，入於地獄。我今不見天路但見苦事，如蠶作絲自纏取死。我自作罪為業纏縛，羈索繫項牽曳驅逼，將入地獄。』賢護！罪業眾生生地獄者，苦相如是。」

爾時賢護與大藥王子聞說是已，身驚毛豎，俱起合掌作如是言：「我等今者俱歸依佛，請垂救護，願今以此聞法功德，未脫有流處生死輪，不落三塗入於地獄。」

賢護復白佛言：「欲有請問，唯願聽許。」佛言：「如汝希望，恣汝所問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為積？云何為聚？云何為陰？云何為身不遷？」

佛言賢護：「智界、見界、意界、明界，以此四界和合成身，

四界境識名之為積。聚謂六界六入六入境，三界二入因。即髮鬚毛爪、皮肉膿血、涕唾黃痰、脂[月\*冊]髓液、手足面目、大小支節和合崇聚，名之為聚。猶如穀豆麻麥，積集聚貯而成高大，謂之為聚。其地水火風空識，名為六界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名為六入。色聲香味觸法，名六入境。即貪瞋癡名三界因。又風黃痰亦名三因。二入者謂戒與信。又有二因謂捨與施。又有二因謂進與定。又有二因謂善不善。其受想行識，此四名無色陰。受謂領受苦樂等相及不苦不樂之相，想謂知苦樂相，行謂現念作意及觸，識者是身之主遍行諸體，身有所為莫不由識。不遷者謂身語意淨證獲道果。此人死已識棄有陰，不重受有不流諸趣，極樂而遷不復重遷，是名不遷。」

於是賢護與大藥王子禮佛雙足，自言：「世尊！佛一切智說此法聚，當於未來作大利益安樂眾生。」

佛言：「如來法聚常住非斷，一切智者知而不為。我經無量勤苦積集智光，今說此經此正法日，為諸眾生作大明照，德譽普流一切智海，為能調心流注者說。此經所在之處讀誦解說，皆天、鬼神、阿修羅、摩睺羅伽咸悉擁護皆來拜禮，水火王賊等怖皆不能害。諸比丘從今已往，於不信前勿說此經，求經過者慎勿示之，於尼乾子尼乾部眾諸外道中亦勿說之，不恭敬渴請亦勿為說。若違我教虧損法事，此人則為虧損如來。諸比丘若有禮拜供養此經典者，應當恭敬供養是人，斯人則為持如來藏。」

爾時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當勇超塵累，勤修佛正教，除滅死軍眾，如象踐葦蘆。  
持法奉禁戒，專精勿虧怠，以棄生流轉，盡諸苦有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賢護勝上童真、大藥王子，并諸比丘、菩薩摩訶

薩，天、人、阿修羅、乾闥婆等，普大會眾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

爾時眾中有一王子菩薩摩訶薩，名為大藥，從座而起，整理衣服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神識從此身移，當有何色？」

佛讚彼大藥菩薩言：「善哉善哉。大藥！如是如是，汝之所問此義，其義甚深，唯諸如來乃能知耳。然此識除於如來，更無有人而能知者。」爾時跋陀羅波梨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希有，此大藥王子能問甚深之事，最微最細甚深甚密。」

佛報跋陀羅波梨言：「如是跋陀羅波梨！此大藥王子於往昔已曾供養毘婆尸世尊種善根故。跋陀羅波梨！此大藥王子昔五百世曾作外道，當於爾時嘗問此識義。然此大藥王子當於爾時，於此識中亦不能了知此識何來何去？此義不了，我今應當為其決了此義。」

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子讚大藥王子言：「大藥！善哉善哉。仁者智慧廣大無有邊際，乃能問世尊甚深之義。我今勸請大藥，願問世尊此義。入一切難智者巧解深意，勿令此蘇摩浮祇娛樂少事而先問佛。所以者何？其故數數惱亂不善間於世尊。但佛世尊出世甚難，世間如此法會聚集復難，是故汝今應當勸請世尊，解釋甚深義處。」

爾時大藥王子菩薩摩訶薩瞻仰世尊，而見世尊喜悅微笑，清淨猶如初秋蓮華始開。見已歡喜，爾時大藥王子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渴仰故樂聞正法，慮恐世尊不具與我顯說法要、不決我疑，又恐世尊不久當取涅槃，又恐諸眾生不能了知善惡業報恒受生死煩惱不能捨離。」

佛告大藥言：「大藥！我於往昔故為此偈，從大山崖投身布施，復行無量無邊難行苦行百千億等種種諸事。大藥！汝所有疑但當問我，莫以為難，我隨汝意當分別說。」

爾時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何色？」

佛告大藥言：「大藥！此識如幻師火、如人水內影、如風輪無定，無有定色，如眾生眼見虛空、如似愛。」大藥復問：「其愛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猶如人射，以有眼根見箭去時。如人執明淨鏡，於其鏡內見己面形，若除鏡已形便不見。此識亦爾，從人身移，其識界唯見罪福。譬如生盲人，不見日天出時中時後時，夜亦不見月天，出時闇時並皆不見。此神識亦復如是，於其身內不可得見。大藥！此身內愛著及取及想，智者但有識。所有此身和合集聚諸界、諸入、諸陰等所有色者，眼耳鼻舌及色等諸受，或苦或樂意等所有諸色者，是名為識。大藥！如人以舌知味或苦或辛，而彼人舌有色、彼味無色。此身內所有骨髓肉血是有色，所受者是無色。是名為識受罪福者。」

爾時跋陀羅波梨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受罪福者是誰？」

佛告跋陀羅波梨：「汝諦聽諦受，我為汝說。有見實者，彼見此識，而此識不可得。如菴婆羅果掌中可見，此識不住眼道亦非以眼能得見。彼如恒河沙數如來見此識，我亦然無色可見。唯愚癡輩不知不見故，我為說但有識名，不可以見。跋陀羅波梨！此識如受罪福，我為汝說，汝當諦聽。譬如有人著陰鬼、或羊顛鬼、或乾闥婆鬼、或天神。跋陀羅波梨！於汝意云何？彼人身內有彼諸鬼或陰鬼等可見以不？」

跋陀羅波梨言：「世尊！彼鬼在人身中或內或外，實不可見。」

「但彼諸鬼在人身內亦無有色。跋陀羅波梨！如彼天神最勝在人身中，取最妙香華塗香末香，并諸華鬘及以飲食，皆取最上殊勝。如是此身取最勝業時，以識故受。或取王位治化自在，或取富饒大

長者家，或受天果報，如是此識受福如此。最勝天神靈在人身內受最勝祭祀，或受王位、或受富饒，潤彼人身令使歡喜。如是此識受福果報亦復如是。跋陀羅波梨！如彼不淨毘舍闍鬼神倚在人身中，受不淨諸物臭穢，或在圍屏內受諸祭祀，得祭祀已即生歡喜。而彼人被不淨鬼神力故，常樂臭穢不淨之處。心既愛樂，得臭穢物便生歡喜。如是此識得惡果報生不淨意，或生貧賤家、或生下劣家、或生餓鬼，恒食糞穢之物心生歡喜。然此識如是受惡果報。如彼勝天神靈雖無色形，但受最勝最上祭祀。如是此識雖無有色，但受最勝最妙果報，隨業受身。如彼無色富多那鬼倚著人身，恒樂食諸糞穢。如是此識在不淨業中，恒樂下賤之處。跋陀羅波梨！汝當知此不淨識如是。跋陀羅波梨！如彼鬼形在人身中而無有色，此識受善不善果報如彼鬼神，汝應當如是知見。」爾時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凡受欲云何？」

佛答大藥言：「當見有人各各和合故生欲想。譬如以木鑽火，因人身力然後出火。欲受於欲，因於男子意感於觸後生欲事。譬如因華成子，然彼華內初無有子，有華故然後結子可見。如是此身生已，然後識可見，而此身內亦無識可見。以識故身內有骨髓肉血等不淨之物，如彼種子種已生華，因華而受色香味等。既成果已還滅，如是此識成身已亦復還滅，但取善惡受心想意識至於彼世，趣彼男女和合生歡喜心，因彼交會相持出於不淨，出不淨已還各相離。而彼二人受欲樂時心生歡喜，既受欲已無復欲想，還各相離或生厭離。欲想如是。如是此識因身攀緣生歡喜心增長受想，猶如人身因見女色即生欲想各各著身，受欲訖已還復厭離而去。此識亦然，既受身已還復捨去生厭離想。復次因父母欲事來中陰受身攀緣業，此識有從中入，欲因成就身。而彼業無色，其男女子因亦無色，但因受攀緣故生欲想而即有色。是故言受欲想也。色受欲想故名為受欲。

復次大藥！因持戒攀緣故受後果報。此事云何？我為汝說。言持戒者，身斷殺生、不盜他物、不行邪淫、不妄言、不飲酒鬪亂，謹慎不放逸。是為攀緣，欲受後世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，即受後有，或天身或人身。而彼有善業，或有漏或無漏，成就諸陰等，潤彼處識。受持或善或不善諸業成就識等，受諸欲事已，還自厭離。是故名此因持戒故受後果報也。」

爾時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云何受天身？復云何受地獄身？」

佛告大藥王子菩薩言：「大藥！汝今諦聽，我當為汝解說此事。大藥！此識以法界持故生，作天心見。而彼天見不在肉眼，彼見體所見即是受因，故名見受因也。而此人所見天見者，即是福攀緣善成就即見天宮，於欲天中受種種五欲樂事。如是見已便生欲心，因即如是起念智：『我今應須至彼處耳。』彼生如是欲心已，而發染著念，心取有相。復見其故身棄在尸陀林內。彼如是見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是我天識也。此造善根已，我當欲向天上。』」

爾時大藥王子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識既如是著故尸，云何不即入故尸？」

佛告大藥王子言：「大藥！譬如有人剃除鬚髮。既見鬚髮落地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此鬚髮好黑香潔，願我此髮還著頭上如舊。』大藥！於汝意云何？彼之頭髮還能更著頭以不？」

大藥言：「不也。世尊。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如是如是。彼人神識捨其身已，還欲入中更依住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爾時大藥王子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既是微細，無有正色廣大無邊，云何能來就大白象身？復能破金剛之身？既無千象力，云

何人生即能持千象力？」

佛告大藥：「譬如風界，無色不可見，住山谷間。而彼風從彼山谷出已，能摧折崩倒如須彌等高大之山使其破裂。大藥！於汝意云何？彼風界有何色？彼山復何色也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風柔弱復無色身，當如是見。」

佛復告大藥言：「大藥！如彼風界軟弱無色體，彼識亦復然，軟弱復無色身，然其無妨能成就大身、能成就微細小身。而彼識，蚊子及象一種不異。大藥！譬如小燈燭光，或在壁或在室，能滅大黑闇分。此識亦復如是，雖復微小，能成大小形色，而皆因業受故。」

爾時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業有何色？有何體？幾種因？應當可觀。」

佛報大藥言：「諸業境界者，是微妙受快樂、受得天飲食。譬如有人同共遊行至於曠野。然彼二人，一人忽值涼冷清水而得飲之，一人飢渴命終。而彼水不能自入彼人之口，亦無於此一人不與飲者。但以因緣故，一人值水涼冷飲之，一人不值。如是如是，此善不善諸法亦復如是。如黑月白月，善不善應須當見。譬如生果熟已變成別色，然彼色以火力多故令其成熟。如是如是，此身以福力故生於大富長者家，多饒財寶現受快樂。在於天宮，顯現受天快樂。然後失天自在勢，即顯現無福之勢。猶如種子於地上種，生樹以後其種子於樹上不現，亦不從枝移枝，亦不在樹內顯現，亦無有人手執彼子置於樹上，亦不從根移。彼種子可現。如是如是，此諸業若善若惡，倚住身內而不顯現。如從種子然後有華，從華然後有子。其華不在於種子內，其子亦不在於華內，子華無有二別體。如是如是，此身內諸業有，從業有身，其身不在業內可見，業不在身內可見。如華成熟然後成子。如是身成熟已，諸業可現。如種子何地方有，彼地方即有華，有華然後

有子。如是如是，此身所有生處，於彼之處見善及惡便即有現，然彼諸業根無有色。如人因身有影，而彼影無定無色還隨人而行。而彼影不倚住於人，亦不離身有影可現。如是此身內現善惡相隨而不相離，身行之處隨逐而行。其業處處隨逐，其業不離身有，亦不離身業可有現。如諸藥若辛若甜若苦等，人飲服已能除諸病。既除其身諸惡，成其柔軟現好顏色。眾人見者形相可知，此人身值甘藥。然彼諸藥等味及力無有色，其味力色不可得現，唯在人身形色端正可現耳。如是如是，此善業無色而至人身，以美飲食故、身著好服故、其人諸根具足故，身受快樂。復以金銀珍寶莊嚴此身，有富貴形勢，此皆是善業境界。其失勢無有福業，貧窮困苦遠離資財，恒常乏少規求他物，飲食羸澁行住坐臥悉皆下劣，無好福報養育身體，所生醜陋，此皆是不善業境界。猶如明鏡，以其明故面形妍醜分明顯現，而彼鏡內影無有色。如是如是，由善惡力故，此識顯現於人中，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中。大藥！此諸業隨於此識。大藥！應須如是知如是見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云何成就諸根受大身？云何捨諸根？」

佛告大藥：「譬如獵師入深山林，手執強弓，即取毒藥塗其箭鏃以射大象。而彼毒滴雖少入皮至血，毒氣移行遍滿身中，至一切諸根境界，令根閉塞屈折諸節，令血變色遍諸身分遂即捨身。其毒還至本所入處自然出外。大藥！其毒藥一滴極甚微小，其象身極大。於汝意云何？」

大藥報佛言：「世尊！計毒藥極微小，其象身如須彌山。毒藥移行，所以遍體。」

佛告大藥：「如是此神識捨身之時，捨諸根捨諸界，次第亦復如是如是。」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受如是廣大身不曾畏難？」

佛告大藥：「譬如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，而彼山有二龍王：一名難陀，二名優波難陀，繞之三匝住持彼山。而彼龍王喘息之氣，海水不堪飲。彼龍王出入息時，彼須彌山即動。如彼龍王身廣大多力，彼婆修吉、德叉迦龍王亦復然。大藥！於汝意云何？彼龍王等識，欲與蚊子識一等以不？汝勿別見。」

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意所見，彼之龍王及蚊子識一等無異。」

佛復告大藥：「如有一毒名婆蹉那婆，復有毒藥名訶羅訶羅。將如芥子與難陀、波難陀等食，即速疾命終。大藥！於汝意云何？龍毒、藥毒何毒力大？為龍毒大？為藥毒大？」

大藥報言：「世尊！如我意見，其難陀、波難陀毒多，其婆蹉那婆毒少。」

佛告大藥：「如是如是，雖有大身敵九千象力，無妨其識雖小無定色不可見，但此識因業緣成就大身。大藥！譬如尼拘陀子，其形雖小，無妨能成就大樹，枝條長廣覆蓋數百千地。大藥！於汝意云何？其子形及樹身二種，何者是大？」

大藥報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以小孔比於虛空。」

佛復告大藥：「而彼樹不可在子內見，亦不離子而生於樹。大藥！如彼微細子有廣大樹。如是如是，無色識成就大色身，因識故現色身，不離識色身可見。」

爾時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其識牢固猶如金剛，云何成就羸弱之身？」

佛告大藥：「譬如有人貧窮不能自濟，忽然值遇如意寶珠。彼人得珠，執已所造如意，即得稱成樓觀池臺，城門坑塹周匝高門，園林華果枝葉蓊鬱彌覆其上，及餘資財諸物皆悉如心自然化作。大藥！」

彼等諸事悉皆羸弱，速疾破壞離散之法。然後彼人手執如意珠忽然失落，彼等樂事即滅不現。大藥！如彼如意珠，千金剛破終不可壞，有此功能隨意所念皆悉剋果。如是如是，此識牢固猶如金剛，而受身者此不堅牢也。」

爾時大藥復問世尊：「彼識既是軟弱，云何破壞堅牢之身而移至彼世？」

佛告大藥：「譬如水流注下在於山內，還穿山而出。大藥！於汝意云？彼水有何堅牢？」大藥報佛言：「世尊！其山體是堅鞭牢如金剛，而彼水滴本性柔軟。」

「猶如夢為觸者安藥。如是如是，彼識本體柔軟，能破大身即得出去。」

爾時大藥復問佛言：「世尊！凡有眾生從眾生界捨身命終之後，云何受諸天之身？云何復受諸趣之身？」

佛告大藥言：「大藥！汝諦聽，我當為汝解說此事。大藥！凡有眾生捨眾生體命終之後，以行福業之事以受身。還捨彼身，其識捨人身見得天身見。彼既得天眼已，即見六欲諸天，又見六欲天宮。而見彼人身破時，復見天上園林歡喜林、壞亂林等。彼處有高座天衣覆上，處處臺殿微妙樹林，處處有端正玉女聚。而彼識見常有華莊嚴諸事心喜見者，種種瓔珞耳璫臂釤。而彼見座上有天童子，其玉女及天子二人歡喜共見。而彼天童子生已，復更見生天之童女。彼天童子見童女已即生欲心，生欲心已即得歡喜，得歡喜已即得遍體心意歡喜，心意歡喜已彼於爾時即變身色，而色猶如蓮華。其人命終之時即得不顛倒見，鼻不喎縑、口氣不臭，彼人耳目似青蓮華色，身分支節更不離解。彼亦不流血亦不生糞尿，身諸毛孔亦不揩折，諸甲無復青色手無黃色，手脚不動亦不申縮而取命終。大藥！彼人命終之時預有天相，所謂現前見輦輿。彼輦輿有千數柱莊嚴，懸諸鈴網，其鈴出好微妙音聲。有

種種微妙香華而散其上，又出好妙香氣。復有種種瓔珞莊嚴其上。復有無量諸天童子。彼見如是已，生大歡喜心。彼生歡喜心已，於身生相二齒，白淨猶君陀華；顯現其兩目，不甚大開不甚大閉；其聲微妙哀美；二足下猶如蓮華色。而彼死屍命終之後，身心不冷不熱。彼亡人有眷屬不甚悲戀。而彼人欲依法取命終之時，其時正日初出諸方無有黑闇，了了覩見眾色。諸方復有善妙香氣遍滿而來。其人臨欲終時兩目不閉，其所見諸方無有迷惑。若見如來像，即得信心發清淨意。復見心所喜愛諸眷屬，以歡喜心抱其身，猶如人死已還活，亦如遠行人歸，慰喻諸眷屬，作如是言：『諸眷屬等莫憂莫愁，一切諸有生者皆有如是別離法也。』大藥！彼眾生若福業強、若內發布施心，其辯才數數自讚歎歌詠布施功德，或種種功德因緣。而彼人作如是語已，意樂欲睡眠，身心得安樂遍滿其體，安隱捨身命。捨身命時，上見諸天共同榻坐。見同坐已，其玉女將手置其身上。其玉女兩手掬滿香華，既掬華已白彼天言：『大善大善。願有吉利事，欲生天童子時至。』而彼玉女作是語已，手即索華，索已復索。索華之時，而彼眾生即取命終，彼捨諸根共識、捨諸根境界、捨諸大時，四陰無定體無色。如人欲騎馬、或如日天、或如明珠、或如火炎、或如水月、或如幻化，身攀緣善業，速疾如筒出氣移去。而彼神識欲生彼處，因彼華見父母坐天榻上。見彼天和合，其神識於華內有形出。彼時有微妙風、甘露味和合而吹。而彼起已，彼識於七日內頭戴天冠生天童子。」

爾時大藥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神識既無有色，云何為因緣而成就色？云何為因緣而現見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譬如二木和合，各各相揩而出於火，而彼火不在木內可見，不離木而可得火，亦非一因而能生火，亦非無因而得出火，非是木上即得見色。以因故出乃見色，亦非離木而別有色可得。」

如是如是，大藥！彼識以父母和合故成就受身，其識亦不在身內可見，亦不離身而有彼識。大藥！譬如火出已然後見色，亦非熱故可見有色，亦非赤故可言見色。如是大藥！彼神識以成就身故言有識，亦不由受故可見，亦不由諸行故可見。大藥！譬如日天圓滿光明照曜，大有威光顯赫可見。而諸凡夫輩不見正色，或言黑色、或言白色、或言黃白色、或言綠色。大藥！不可以身不見神識或黑或白等，猶如日喻，不可以煖可見光明，其可見者但出沒行時，如是須觀。大藥！此神識凡欲觀時，但取其諸性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其識有何諸性也？」

佛言大藥：「彼性受性、取性、諸行性、憂愁性、思惟性、惱性、喜性、不喜性等。是識諸性，應當如是觀。復次神識有本性可觀。何等為本？所謂善心不善心等為本。」

爾時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神識從此身出已，云何速疾而受彼生處？云何從此身出已，未至彼身受生之時，於何處住？此之神識當云何觀？」

佛答大藥言：「譬如有人其臂纖長，手足上下一切正等，乘微妙速疾駿馬馳走入陣。入陣已，被刀槊弓箭所傷，其心惱亂。在彼陣內，其心迷悶墮馬倒地。而彼人善解戎仗，倒地已速疾而起，手執其馬即便騎上。譬如彼人倒地之時速疾得馬，得馬已即乘彼馬，如彼馬速疾得速疾乘。彼神識亦如是，應當知。如彼人被賊趁心生恐怖，乘彼馬速疾而走。此神識初捨身欲至彼亦復然。欲生天即攀緣天念，見天父母在一座上，見已攀緣速疾即得受生。復次大藥！汝問凡人初移識時，其識未至，彼時在何處住，其性當云何觀者。大藥！譬如人影在於水中，雖復現色非人正形色，當如是觀。大藥！彼人影上下手足正等，成就色時在於水中，亦不作如是念言：『我有熱惱、我有寒凍、我身疲乏。』彼無如是心言：『我是真體如前在胎肉塊。』

而彼影無有擾亂處。而彼人身影在水中之時，無有聲出或苦聲或樂聲。大藥！此神識從此身捨已未至彼身，有如是形、有如是性。大藥！凡有福神識初欲取天身時，作如是受。」

爾時大藥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神識欲取地獄生，云何受？」

佛告大藥：「汝今諦聽，如無福眾生欲取地獄生者，我為汝說。大藥！凡有眾生若造不善業，以彼業攀緣所攝，而彼眾生此處欲捨其身，捨身之時生如是念：『我即是彼人，從此地獄捨身，此是我父母。』而彼人捨身之時，一等成就色身如本性有。成就彼人如本身體，即見身分。而彼人初捨身被憂愁所流，即見種種地獄。彼神識初捨身已在彼地獄，即成就有業，即見彼地獄。或有他方見如血灑，而彼即心生染著相，生染著相已即成地獄身。而彼神識猶如下濕臭爛地因故生蟲身，譬如屏臭穢爛故生蟲，譬如酪內臭壞有諸蟲生。大藥！眾生欲生地獄亦復如是。」

爾時跋陀羅波梨合掌向佛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眾生輩在地獄，其身有何色？云何而受身體？」

佛告跋陀羅波梨言：「若有眾生染著血處，彼等身體生血色。若有眾生染著毘羅尼河，彼等身體即生不白不黑雲色。若有眾生染著灰河，彼等身體生斑駁色。而彼等諸眾生於彼處身體柔軟，猶如王子安樂養育其身。跋陀羅波梨！於彼處諸眾生受身廣大，長八肘半，其鬚髮頭髮甚長，其足可畏反向於後。若有閻浮提人欲往地獄觀者，見彼地獄人即便怖死。復次跋陀羅波梨！地獄眾生雖復有食，無暫時樂。」

爾時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諸眾生食時，有何等食？」

佛報大藥菩薩言：「大藥！彼眾生輩在地獄遊歷時，遙見赤色或

鎔銅或鎔鑰石，見已各相唱言：『嗚呼！仁者誰欲得食？近來相共食此。』聞是聲已聚一處，向鎔銅所會堂而住已，求食故張口欲食。而彼鎔銅及以鑰石，熾盛放光，作如是聲多吒多吒，入其口然其全身。大藥！彼諸眾生以為食故受如是苦事。復次大藥！彼地獄中眾生於彼時，其神識唯在骸骨內，而彼等神識不離骸骨，神識不離骸骨故不取命終。雖然，而彼等眾生猶尚飢惱，彼處亦無食事。於彼處有微妙園林，彼等眼見種種華果、種種樹木蓊鬱青色，亦見微妙廣大地方柔軟青草所覆。彼等見如是園林地方微妙，各各歡喜微笑，各各起念各各相喚：『汝等人輩！如是園林微妙可受快樂，又有涼冷微風。』彼等聞見此事已速來聚集，即共入彼園林之內。入已少時受樂，於彼樹上所有華果及諸葉等悉皆成鐵，彼眾生等即被彼鐵枝葉華果擘裂其身。彼地獄眾生被枝葉華果猶如竹根擘裂身時，口大叫喚處處馳走。如是之時，其後有諸閻羅王人，手執利鉄或執大鐵杖，其目可畏牙齒極利頭髮火然，其炎高大全身燒然，手執種種器杖。罪人隨業所生，彼人順後趁逐，口唱是言：『人等住住莫走。汝等自業所作此園林，何故苦走不在此受斯業也？』大藥！彼諸眾生在於地獄受如是苦惱，當如是觀。復次大藥！其地獄人過七日後，具足受地獄苦，猶如蜂採華造蜜。所以者何？種種諸有因故成，神識始受取地獄諸苦。而彼神識初捨身不自由，被諸苦所逼心中不樂。初見大黑闇至彼處，猶如有人被賊所逼牽挽，心作如是念：『嗚呼！我今何故捨微妙閻浮提，棄所愛諸親侶，向地獄速疾而行？今不見天上之路。』其於彼時猶如蠶蟲被絲所纏，速疾求受生處。彼不自由，被業所纏縛，不能得住。大藥！其地獄眾生有如是因緣，有受如是等諸苦惱之事。』

爾時大藥王子及跋陀羅波梨長者子聞此事已，身毛皆豎，合十指掌向佛歸依。其大藥王子等發心作如是願：「藉此聞法因緣，在流轉生死煩惱內，願莫生惡道，願莫受地獄苦也。」

爾時跋陀羅波梨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更欲問佛前所心疑。」  
佛告言：「跋陀羅波梨！隨汝所疑恣汝意問。」

跋陀羅波梨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者名聚何者名積？何者名陰？  
何者名移？」

佛言：「跋陀羅波梨！凡有四種法界成就此身。何者為四？諸界  
和合、智慧見意、無明、諸境界識。此是總義，我已說言。聚者即是  
六界諸入境。於六界內龐者三：一者入，復有二種取。其內有髮鬚  
鬚、眾毛皮肉、膿血涕唾脂、五藏、手足頭面、身分支節，和合故  
名為聚。譬如諸穀積聚，或烏麻、或大小麥、或豆豌豆，以聚集故  
名積聚。如是如是，此身有身分有支節聚集故，名為積聚。言六界，  
何等為六？一地界，二水界，三火界，四風界，五空界，六識界。言  
六入者，何等為六？一眼，二耳，三鼻，四舌，五身，六意。言六入  
境界者，何等為六？一色，二聲，三香，四味，五觸，六法。此名  
為六入境界。言諸龐界本體三，何者為三？一者欲，二者恚，三者癡。  
彼等發起有三，何等為三？一者風，二者黃白痰，三者涕唾。言諸入  
取者有二，何等為二？一者持戒，二者信。復有六，何等為六？一者施，  
二者財，三者精進，四者禪定，五者善，六者非善。言陰者，云  
何名陰？一者受，二者想，三者諸行，四者識；此四陰是無色。言  
受者，即是受用。言想者，即是知別樂苦。言諸行者，見聞觸受。此  
名為識，為身作主，能得自在，一切諸物中自在故。言移者，善成就  
清淨戒，身業口業意業。受根取命終時，於彼時彼識捨諸陰更不受  
有生，更不迴故一向受樂，故名為移。是名為移。離此者。不名為  
有移。如是次第別者。不名為移。」

作如是語已，跋陀羅波梨及大藥菩薩頂禮佛足，而作是言：  
「善哉世尊！善能為我說如是義、真實一切智。世尊！於未來世，  
此法門為諸迷惑愚癡眾生當作潤益。」

佛報彼二人言：「跋陀羅波梨！此諸如來智者無有虛妄，非一切智亦不能知此真實體。我於過去行無量苦行熏修此智光明，如今日所說無有異也。此是智光明法自處處流布，功德名聞一切智海藏為諸眾生教化故說。所在之處、所說之處，於彼之處非人護持，及諸天、脩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來彼護持處。頂禮於彼之處，無諸恐怖，縣官不能作惡、劫賊當不能害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諸比丘！若知從今去，此法門不得無信人邊說，亦不得覓過失人邊說，亦不得外道尼乾等邊說，亦不得尼乾陀聲聞邊說，在阿蘭若空閑者邊亦不得說，亦不得不至心請人邊說。所以者何？恐其求過失。如來實無過失。若有出家比丘或在家俗人，信受隨順此事者，彼人應須當順彼人邊，應須起慈悲心，一如如來一種。須發如是心，此人持諸佛庫藏也。」

爾時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發心出家故， 應當行佛法， 降伏魔軍眾， 如象壞竹舍若能行此法， 謹慎放逸事， 滅生死煩惱， 當盡一切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其跋陀羅長者子、大藥王子菩薩，及大比丘眾，天、龍、阿脩羅、乾闥婆等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